



宋史卷二百八十一

元會中人書右丞相總裁人脫脫等修

人列傳第四十

呂員端 子仲衍 高寇暴準

呂端字易直幽州安次人父琦晉兵部侍郎端少敏悟

好學以蔭補千牛備身歷國子主簿太僕寺丞秘書郎

直弘文館換著作佐郎直史館太祖即位遷太常丞知

浚儀縣同判定州開寶中西上閣門使郝崇信使契丹

以端假太常少卿為副八年知洪州未上改司門員外

郎知成都府賜金紫為政清簡遠人便之會秦王廷美

尹京召拜考功員外郎充開封府判官太宗征河東廷美將有居留之命端白廷美曰主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今主留務非所宜也廷美由是懇請從行尋坐王府親吏請托執事者違詔市竹木貶商州司戶參軍移汝州復爲太常丞判寺事出知蔡州以善政吏民列奏借留改祠部員外郎知開封縣遷考功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使高麗暴風折檣舟人怖恐端讀書若在齋閣時遷戶部郎中判太常寺兼禮院選爲大理少卿俄拜右諫議大夫許王元僖尹開封又爲判官王薨有發其陰事者坐禫贊無狀遣御史

武元穎內侍王繼恩就鞫于府端方決事徐起候之二使曰有詔推君端神色自若顧從者曰取帽來二使曰何遽至此端曰天子有制問卽罪人矣安可在堂上對制使卽下堂隨問而答左遷衛尉少卿會置考課院羣官有負譴寘散秩者引對皆泣涕以饑寒爲請至端卽奏曰臣前佐秦邸以不檢府吏謫掾商州陛下復擢官籍辱用今許王暴薨臣輔佐無狀陛下又不重譴俾亞少列臣罪大而幸深矣今有司進退善否苟得潁州副使臣之願也太宗曰朕自知卿無何復舊官爲樞密直學士逾月拜參知政事時趙普在中書嘗曰吾觀呂公

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亦不形于言真台
輔之器也歲餘左諫議大夫寇準亦拜參知政事端請
居準下太宗卽以端爲左諫議大夫立準上每獨召便
殿語必移晷擢拜戶部侍郎平章事時呂蒙正爲相太
宗欲相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太宗曰端小事糊塗大事
不糊塗決意相之會曲宴後苑太宗作釣魚詩有云欲
餌金鈎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意以屬端後數日罷
蒙正而相端焉初端兄餘慶建隆中以藩府舊僚參預
大政端復居相位時論榮之端歷官僅四十年至是驟
被獎擢太宗猶恨任用之晚端爲相持重識大體以清

簡爲務慮與寇準同列先居相位恐準不平乃請參知
政事與宰相分日押班知印同升政事堂太宗從之時
同列奏對多有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內出手札戒
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聞奏端愈謙讓不
自當初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至是太宗欲
誅之以寇準居樞密副使獨召與謀準退過相幕端疑
謀大事邀謂準曰上戒君勿言於端乎準曰否端曰邊
鄙常事端不必與知若軍國大計端備位宰相不可不
知也準遂告其故端曰何以處之準曰欲斬於保安軍
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願少緩之

端將覆奏入曰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高祖曰願分我一杯羹夫舉大事不顧其親況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結怨讎愈堅其叛心爾太宗曰然則何如端曰以臣之愚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卽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太宗撫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卽用其策其母後病死延州繼遷尋亦死繼遷子竟納款請命端之力也進門下侍郎兼兵部尙書太宗不豫真宗爲皇太子端日與太子問起居及疾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叅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

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謀立故楚王元佐太宗崩李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鎖繼恩於閣內使人守之而入皇后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邪乃奉太子至福寧庭中真宗旣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以繼勳爲使相赴陳州貶昌齡忠武軍司馬繼恩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旦除名流潯州籍其家貲真宗每見輔臣入對惟於端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軀體洪大官庭階祀稍峻特命梓人爲納陛

嘗召對便殿訪軍國大事經久之制端陳當世急務皆有條理真宗嘉納加右僕射監脩國史明年夏被疾詔免常參就中書視事上疏求解不許十月以太子太保罷在告三百日有司言當罷奉詔賜如故車駕臨問端不能興撫慰甚至卒年六十六贈司空諡正惠追封妻李氏涇國夫人以其子藩爲太子中舍荀大理評事蔚千牛備身藹殿中省進馬端姿儀瓌秀有器量寬厚多恕善談謔意豁如也雖屢經擯退未嘗以得喪介懷善與人交輕財好施未嘗問家事李惟清自知樞密改御史中丞意端抑已及端免朝謁乃彈奏常參官疾告逾

年受奉者又構人訟堂吏過失欲以中端端曰吾直道而行無所愧畏風波之言不足慮也端祖克嘗事滄州節度劉守文爲判官守文之亂克舉族被害時父琦方幼同郡趙玉冒鋒刃給監者曰此予之弟非呂氏子也遂得免玉子文度爲耀帥文度孫紹宗十餘歲端視如已子表薦賜出身故相馮道鄉里世舊道子正之病廢端分奉給之端兩使絕域其國歎重之後有使往者每問端爲宰相否其名顯如此景德二年真宗聞端後嗣不振又錄蔚爲奉禮郎藩後病足不任朝謁請告累年有司奏罷其奉真宗特令復舊官分司西京給奉家居

養病端不蓄貲產藩兄弟貧賈又迫婚嫁因質其居第
真宗時出內府錢五百萬贖還之又別賜金帛俾償宿
負遣使檢校家事藩荀皆至國子博士蔚至太子中舍
畢士安字仁叟代州雲中人曾祖宗昱本縣令祖球本
州別駕父又林累辟使府終觀城令因家焉士安少好
學事繼母祝氏以孝聞祝氏曰學必求良師友乃與如
宋又如鄭得楊璞韓丕劉錫爲友因爲鄭人乾德四年
舉進士邠帥楊廷璋辟幕府掌書奏開寶四年歷濟州
團練推官專掌筦推歲課增羨改兗州觀察推官太平
興國初爲大理寺丞領三門發運事吳越錢俶納土選

知台州言錢氏上圖籍有司皆張俊賦數今湖海新民
始得天子命吏宜有安輯願一用舊籍詔從之明年遷
左贊善大夫徙饒州改殿中丞召還爲監察御史復出
知乾州以母老願降任就養改監汝州稻田務雍熙二
年諸王出閣慎擇僚屬以虞部郎中王龜從兼陳王府
記室參軍水部員外郎王素兼韓王府記室參軍祕書
丞張茂直兼益王府記室參軍士安遷左拾遺兼冀王
府記室參軍太宗召謂曰諸子生長宮庭未閑外事年
漸成人必資良士贊導使日聞忠孝之道卿等勉之賜
襲衣銀帶鞍勒馬士安本名士元以元犯王諱遂改焉

遷考功員外郎端拱中詔王府僚屬各獻所著文太宗
閱視累日問近臣曰其才已見矣其行孰優或以士安
對上曰正協朕意俄以本官知制誥王請對願留府邸
不許淳化二年召入翰林爲學士大臣以張洎薦太宗
曰洎視畢士安詞藝踐歷固不減但履行遠在下爾士
安以父名又林抗章引避朝議謂二名不偏諱不聽三
年與蘇易簡同知貢舉加主客郎中以疾請外改右諫
議大夫知潁州真宗以壽王尹開封府召爲判官及爲
皇太子以兼右庶子遷給事中登位命權知開封府事
拜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時近臣有怙勢強取民間定

婚女其家訴於府士安因對奏還之宮府常從爲廷職
者每授任於外必令士安戒勗咸平初辭府職拜禮部
侍郎復爲翰林學士詔選官校勘三國志晉唐書或有
言兩晉事多鄙惡不可流行者真宗以語宰相士安曰
惡以戒世善以勸後善惡之事春秋備載真宗然之遂
命刊刻士安以目疾求解改兵部侍郎出知潞州特加
月給之數入爲翰林侍讀學士景德初兼祕書監契丹
謀入境士安首疏五事應詔陳選將餉兵理財之策真
宗嘉納李沆卒進士安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入謝真宗
曰未也行且相卿士安頓首真宗曰朕倚卿以輔相豈

特今日然時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其誰可對曰宰相者必有其器乃可居其位臣駑朽實不足以勝任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此宰相才也真宗曰聞其好剛使氣又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積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爲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爲邊境患若準者正所宜用也真宗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未閱月以本官與準同拜平章事士安兼監脩國史居準上準爲相守正嫉惡小人日思所以傾之有布衣申宗古告準交通安王元傑準皇恐莫知所自明士安力辯其誣

下宗古吏具得姦罔斬之準乃安景德元年九月契丹統軍撻覽引兵分掠威虜順安北平侵保州攻定武數爲諸軍所却益東駐陽城浞遂攻高陽不得逞轉窺貝冀天雄兵號二十萬真宗坐便殿問策安出土安與寇準條所以禦備狀又合議請真宗幸澶淵士安言澶淵之行當在仲冬準謂當亟往不可緩卒用士安議初咸平六年雲州觀察使王繼忠戰陷契丹至是爲契丹奏請議和大臣莫敢如何獨士安以爲可信力贊真宗當羈縻不絕漸許其成真宗謂敵悍如此恐不可保士安曰臣嘗得契丹降人言其雖深入屢挫不甚得志其陰

欲引去而耻無名且彼寧不畏人乘虛覆其巢穴此請
殆不妄繼忠之奏臣請任之真宗喜手詔繼忠許其請
和時已詔巡幸而議者猶闕闕二三大臣有進金陵及
成都圖者士安亟同準請對力陳其不可惟堅定前計
真宗嚴兵將行太白晝見流星出上台北貫斗魁或言
兵未宜北或言大臣應之士安適卧疾移書準曰屢請
昇疾從行手詔不許今大計已定唯君勉之士安得以
身當星變而就國事心所願也已而少間追至澶淵見
于行在時已聚兵數十萬契丹大震猶乘衆掠德清至
澶北鄙爲伏弩發射撻覽死衆潰遁去會曹利用自契

丹使還具得要領又與其使者姚東之俱來講和之議
遂定歲遺契丹銀絹三十萬朝論皆以爲過士安曰不
如此契丹所顧不重和事恐不能久及罷兵從還乃按
邊要選良守將易置之雄州以李允則定州馬知節鎮
州孫全照保州楊延昭它所擇用各得其任令塞上得
境外牛馬類者悉還之通互市除鐵禁招流亡廣儲蓄
未幾夏州趙德明亦款塞內附三方既定中外畧安量
時制法次第施行復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等科以廣
取士二年章七八上以求病免優詔不允遣使敦諭不
得已復起視事十月晨朝至崇政殿廬疾暴作真宗步

出臨視已不能言詔內侍竇神寶以肩輿送歸第卒年六十八車駕臨哭廢朝五日贈太傅中書令諡文簡以皇城使衛紹欽治葬有司給鹵簿錄其子世長爲太子中舍慶長爲大理寺丞孫從古爲將作監主簿士安端方沉雅有清識醞藉美風采善談吐所至以嚴正稱年耆目眊讀書不輟手自讎校或親繕寫又精意詞翰有文集三十卷嘗謂人曰僕仕宦無赫赫之譽但力自規檢庶幾寡過爾凡交游無黨援唯王祐呂端見引重王旦寇準楊億相友善王禹偁陳彭年皆門人也禹偁濟州人幼時以事至士安官舍士安識其非常童留之教

以學舉業日顯後遂登科進用更在士安前及士安知制誥其命乃禹偁詞也士安沒後真宗謂寇準等曰畢士安善人也事朕南府東宮以至輔相飭躬慎行有古人之風遽此淪沒深可悼惜及王旦爲相面奏陛下前稱畢士安清慎如古人在位聞之感歎仕至輔相而四方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屈真不負陛下所知然使其家假貸爲生宜有以周之者竊謂當出上恩非臣敢爲私惠真宗感歎賜白金五千兩子世長至衛尉卿慶長至大府卿孫從善光祿少卿從古駕部郎中從厚從誨檢校水部員外郎從簡博羅令從道殿中丞從

范山南西道節度推官從益太常寺太祝從周朝散郎
知洋州曾孫仲達仲偃仕至郡守仲衍仲游仲愈中
仲衍字夷仲以蔭爲陽翟主簿張昇縣人也方鎮許請
於朝欲興鄉校旣具材計工又聽民自以其力輸助邑
子馬宏以口舌橫閭里謾謂諸豪曰張公興學而縣令
乃因以取諸民由十百而至千萬未已也君將不堪誠
捐百金子我我能止役豪信其能予百金宏卽詣府宣
言縣吏盡私爲學之費又將賦於民昇果疑焉敕縣且
止又揭其事於道令欲上疏辯仲衍曰亡益也不如取
宏治之不辯自直矣會攝縣事卽逮捕驗治五日得其

姦言于昇流宏鄧州一縣相賀給事中張問居里中謂
仲衍曰諺云鋤一惡長十善君之謂也舉進士中第調
沈邱令歐陽脩呂公著薦之入司農爲主簿升丞吳充
引爲中書檢正奉使契丹宴射連破的衆驚異之且偉
其姿容密使人取其衣爲度製服以賜時預其元會盡
能記其朝儀節奏圖畫歸獻後錢勰出使契丹主猶問
畢少卿何官今安在王珪與充不相能以仲衍爲充所
用數求罪過欲傷之卒無可乘但留滯不遷經四年乃
以祕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爲官制局檢討官制文字
千萬計區別分類損益剛補皆曲盡其當凡從中間其

事必須仲衍然後報他人不知也撰中書備對三十卷
士大夫家爭傳其書高麗使入貢詔館之上元夕與使
者宴東闕下作詩誦聖德神宗次韻賜焉當時以爲寵
官制行帝自擢起居郎王珪留除命謂爲太峻爭於前
帝連稱曰是當得爾未幾暴得疾一夕卒年四十三帝
遣中使唁其家賻錢五十萬是則以恩報其元會
仲游字公叔與仲衍同登第調壽邱柘城主簿羅山令
環慶轉運司幹辦公事從高遵裕西征運期迫遽陝西
八十縣餽輓之夫三十萬一旦悉集轉運使范純粹李
察度受其賦而給之食必曠日乃可會僚屬議皆不知

所爲以諉仲游仲游集諸縣吏令先効金帛緡錢之最
戒勿啓肩鏹共簿其名數以爲質預飭其斛量數千洞
撤倉庾牆壁使羸糧者至其所人自斟槩輸其半而以
半自給不終朝霍然而散翊日大軍遂行純粹察歎且
謝曰非君幾敗吾事元祐初爲軍器衛尉丞召試學士
院同策問者九人乃黃庭堅張來晁補之輩蘇軾異其
文擢爲第一加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出提點河東路
刑獄韓縝以故相在太原按視如列郡縝奴告有卒剽
其衣於公堂之側縝怒將寘卒於理仲游曰奴衣服尠
薄而敢掠之於帥牙非人情也取以付獄治卒得免太

原銅器名天下獨不市一物懼人以為矯也且行買二
茶匕而去縝曰如公叔可謂真清矣召拜職方司勳二
員外郎改祕閣校理知耀州是歲大旱仲游先民之未
饑揭喻境內曰郡振施與平糴若干萬碩實虛張其數
富室知有備亦相勸發廩凡民就食者十七萬九千口
無一人去其鄉徽宗時歷知鄭鄆二州京南淮南轉運
副使入為吏部郎中言孔子廟自顏回以降皆爵命於
朝冠冕居正而子鯉孫伋乃野服幅巾以祭為不稱詔
皆追侯之仲游早受知於司馬光呂公著不及用范純
仁尤知之當國時又適居母喪故未嘗得尺寸進然亦

墮黨籍坎塲散秩而終年七十五仲游為文切於事理
而有根柢不為浮誇詭誕戲弄不莊之語蘇軾在館閣
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
孟軻不得已而後辯孔子欲無言古人所以精謀極慮
固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來禍
福利害繫身者未嘗言顧直惜其言爾夫言語之累不
特出口者為言其形于詩歌贊于賦頌託于碑銘著于
序記者亦語言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
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
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

用兵爲鵠之醫疾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觸諱以游其間殆猶抱石而求溺也司馬光爲政反王安石所爲仲游予之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歛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歛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爲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

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者可復散罷者可復置蠲者可復歛去者可復存矣則不足之情可不預治哉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然後所論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可行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挾前日之敝而左右侍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

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
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爲也勢未可爲而欲爲之則青苗
雖廢將復散况未廢乎市易雖罷且復置况未罷乎役
錢鹽法亦莫不然以此揅前日之做如人久病而少間
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
光軾得書聳然竟如其慮仲愈歷國子監丞諸王府侍
講知鳳翔府坐兄仲游陷黨籍例廢黜徽宗曰畢仲衍
被遇先帝可除罪籍以仲愈爲都官郎中擢祕書少監
卒

寇準字平仲華州下邳人也父相晉開運中應辟爲魏

王府記室參軍準少英邁通春秋三傳年十九舉進士
太宗取人多臨軒顧問年少者往往罷去或教準增年
答曰準方進取可欺君邪後中第授大理評事知歸州
巴東大名府成安縣每期會賦役未嘗輒出符移唯具
鄉里姓名揭縣門百姓莫敢後期累遷殿中丞通判鄆
州召試學士院授右正言直史館爲三司度支推官轉
鹽鐵判官會詔百官言事而準極陳利害帝益器重之
擢尙書虞部郎中樞密院直學士判吏部東銓嘗奏事
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令帝復坐事決乃退
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淳化

年春大旱太宗延近臣問時政得失衆以天數對準對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太宗怒起入禁中頃之召準問所以不平狀準曰願召三府至臣卽言之有詔召三府入準乃言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賊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汚之弟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太宗以問汚汚頓首謝於是切責汚而知準爲可用矣卽拜準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改同知院事準與知院張遜數爭事上前他日與溫仲舒偕行道逢狂人迎馬呼萬歲判左金吾王賓與遜雅相善遜嗾土其事準引仲舒爲

證遜令賓獨奏其辭頗厲且互斥其短帝怒謫遜準亦罷知青州帝顧準厚旣行念之常不樂語左右曰寇準在青州樂乎對曰準得善藩當不苦也數日輒復問左右揣帝意且復召用準因對曰陛下思準不少忘聞準日縱酒未知亦念陛下乎帝默然明年召拜參知政事自唐末蕃戶有居渭南者溫仲舒知秦州驅之渭北立堡柵以限其往來太宗覽奏不懌曰古羗戎尙雜處伊洛彼蕃夷易動難安一有調發將重困吾關中矣準言唐宋璟不賞邊功卒致開元太平疆場之臣邀功以稔禍深可戒也帝因命準使渭北安撫族帳而徙仲舒鳳

翔至道元年加給事中時太宗在位久馮拯等上疏乞立儲貳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言者準初自青州召還入見帝足創甚自褰衣以示準且曰卿來何緩耶準對曰臣非召不得至京師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旣以爲可願卽決定帝遂以襄王爲開封尹改封壽王於是立爲皇太子廟見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

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入語后嬪宮中皆前賀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二年祠南郊中外官皆進秩準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要官所惡不及知者退序進之彭惟節位素居馮拯下拯轉虞部員外郎惟節轉屯田員外郎章奏列銜惟節猶處其下準怒堂帖戒拯毋亂朝制拯憤極陳準擅權又條上嶺南官吏除拜不平數事廣東轉運使康戩亦言呂端張洎李昌齡皆準所引端德之洎能曲奉準而昌齡畏悞不敢與準抗故得以任胥臆亂經制太宗怒準適祀太廟攝事召責端等端曰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因再拜請罪及準

入對帝語及馮拯事自辯帝曰若廷辯失執政體準猶力爭不已又持中書簿論曲直於帝前帝益不悅因歎曰鼠雀尙知人意況人乎遂罷準知鄧州真宗卽位遷尙書工部侍郎咸平初徙河陽改同州三年朝京師行次閩鄉又徙鳳翔府帝幸大名詔赴行在所遷刑部權知開封府六年遷兵部爲三司使時合鹽鐵度支戶部爲一使真宗命準裁定遂以六判官分掌之繁簡始適中帝久欲相準患其剛直難獨任景德元年以畢士安參知政事踰月並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以集賢殿大學士位士安下是時契丹內寇縱游騎掠深祁間小

不利輒引去徜徉無鬪意準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是冬契丹果大入急書一夕凡五至準不發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帝大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而行帝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畧旣而契丹圍瀛州直犯貝魏中外震駭參知政事王欽若江南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也請幸成都帝問準準心知三人謀乃陽若不知曰誰爲陛下畫此策者罪可誅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

賊自當遁去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柰何棄廟社欲幸楚蜀遠地所在人心崩潰賊乘勢深入天下可復保邪遂請帝幸澶州及至南城契丹兵方盛衆請駐蹕以覘軍勢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亢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決出遇高瓊於屏間謂曰太尉受國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瓊武人願効死準復入對瓊隨立庭下準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盍試問瓊

等瓊卽仰奏曰寇準言是準曰機不可失宜趣駕瓊卽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歡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能成列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敵數千騎乘勝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上還行宮留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楊億飲博歌謔懽呼帝喜曰準如此吾復何憂相持十餘日其統軍撻覽出督戰時威虎軍頭張瓌守床子弩弩撼機發矢中撻覽額撻覽死乃密奉書請盟準不從而使者來請益堅帝將許之準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帝厭兵欲羈

縻不絕而已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許之
帝遣曹利用如軍中議歲幣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準
召利用至幄語曰雖有敕汝所許毋過三十萬過三十
萬吾斬汝矣利用至軍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河北罷
兵準之力也準在相位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它日
又除官同列因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
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職爾二年加中書侍郎兼工部尚
書準頗自矜澶淵之功雖帝亦以此待準甚厚王欽若
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
敬寇準爲其有社稷功邪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

下不以爲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欽
若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是城下之盟也以
萬乘之貴而爲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帝愀然爲之不
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
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
寢衰明年罷爲刑部尚書知陝州遂用王旦爲相帝謂
旦曰寇準多許人官以爲已恩俟行當深戒之從封泰
山遷戶部尚書知天雄軍祀汾陰命提舉貝德博召濱
棣巡檢捉賊公事遷兵部尚書入判都省幸亳州權東
京留守爲樞密院使同平章事林特爲三司使以河北

歲輸絹闕督之甚急而準素惡特頗助轉運使李士衡而沮特具言在魏時嘗進河北絹五萬而三司不納以至闕供請劾主吏以下然京師歲費絹百萬準所助纔五萬帝不悅謂王旦曰準剛忿如昔旦曰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避而準乃爲已任此其短也未幾罷爲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徙永興軍天禧元年改山南東道節度使時巡檢朱能挾內侍都知周懷政詐爲天書上以問王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準也今天書降頒命準上之準從上其書中外皆以爲非遂拜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景靈宮使三

年祀南郊進尚書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時真宗得風疾劉太后預政於內準請間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爲羽翼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準密令翰林學士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輔政已而謀洩罷爲太子太傅封萊國公時懷政反側不自安且憂得罪乃謀殺大臣請罷皇后預政奉帝爲太上皇而傳位太子復相準客省使楊崇勳等以告丁謂謂微服夜乘犢車詣曹利用計事明日以聞乃誅懷政降準爲太常卿知相州徙安州貶道州司馬帝初不知也他日問左右曰

吾日中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莫敢對帝崩時亦言惟
準與李迪可託其見重如此乾興元年再貶雷州司戶
參軍初丁謂出準門至參政事準甚謹嘗會食中書羹
汚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
拂鬚邪謂甚愧之由是傾構日深及準貶未幾謂亦南
竄道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逆境上謂欲見準準拒絕
之聞家僮謀欲報讎者乃杜門使縱博母得出伺謂行
遠乃罷天聖元年徙衡州司馬初太宗嘗得通天犀命
工爲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遣人取自洛中旣至數日
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卧具就榻而

卒初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其僚屬曰寇公奇材惜
學術不足爾及準出陝詠適自成都罷還準嚴供帳大
爲具待詠將去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
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
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準少年富貴性豪侈喜劇飲每
宴賓客多闔扉脫驂家未嘗爇油燈雖庖廩所在必然
炬燭在雷州踰年旣卒衡州之命乃至遂歸葬西京道
出京南公安縣人皆設祭哭於路折竹植地挂紙錢逾
月視之枯竹盡生筍衆因爲立廟歲時享之無子以從
子隨爲嗣準歿後十一年復太子太傅贈中書令萊國

公後又賜諡曰忠愍皇祐四年詔翰林學士孫抃撰神道碑帝爲篆其首曰旌忠愍立獻遺訓享文無干以對論曰呂端諫秦王居留表表已見大器與寇準同相而常讓之留李繼遷之母不誅真宗之立閉玉繼恩於室以折李后異謀而定大計旣立又請去簾升殿審視然後下拜太宗謂之大事不糊塗者知臣莫過君矣宰相不和不足以定大計畢士安薦寇準又爲之辨誣契丹大舉而入合辭以勸真宗遂幸澶淵終却鉅敵及議歲幣因請重賄要其久盟由是西夏失牽制之謀隨亦內附景德咸平以來天下又安二相協和之所致也準於

太宗朝論建太子謂神器不可謀及婦人謀及中官謀及近臣此三言者可謂萬世龜鑑澶淵之幸力沮衆議竟成雋功古所謂大臣者於斯見之然挽衣留諫面詆同列雖有直言之風而少包荒之量定策禁中不慎所與致啓懷政邪謀坐竄南裔勲業如是而不合厥終所謂臣不密則失身豈不信哉

右贊善大夫轉著作郎相府召試約束邊將詔書既奏御太宗甚悅命直史館雍熙三年右拾遺王化基上書自薦太宗謂宰相曰李沆宋湜皆嘉士也卽命中書并化基召試並除右補闕知制誥沆位最下特升于上各賜錢百萬又以沆素貧多負人錢別賜三十萬償之四年與翰林學士宋白同知貢舉謗議雖衆而不歸咎于沆遷職方員外郎召入翰林爲學士淳化三年判吏部銓嘗侍曲宴太宗日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真貴人也三年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四年以本官罷奉朝請未幾丁內艱起復遂出知昇州未行改知河南府真宗升儲

遷禮部侍郎兼太子賓客詔東宮待以師傅禮真宗卽位遷戶部侍郎參知政事咸平初以本官平章事監脩國史改中書侍郎會契丹犯邊真宗北幸命沆留守京師肅然真宗還沆迎于郊命坐置酒慰勞久之累加門下侍郎尙書右僕射真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矣後致堯副温仲舒安撫陝西於閤門疏言仲舒不足與共事輕銳之黨無不稱快沆不喜也因用他人副仲舒罷致堯帝嘗語及唐人樹黨難制遂使王室微弱蓋姦邪難辨爾沆對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至如盧

杞蒙蔽德宗李勉以爲真姦邪是也真宗曰姦邪之迹雖曰難辨然久之自敗又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駙馬都尉石保吉求爲使相復問沆沆曰賞典之行須有所自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物議他日再三問之執議如初遂止帝以沆無密奏謂之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卽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時李繼遷久叛兵衆日盛有圖取朔方之意朝廷困於飛輓中外咸以爲靈州乃必爭

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頗惑之因訪於沆沆曰繼遷不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方衆議各異未卽從沆言未幾而靈州陷帝由是益重之沆爲相王旦參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旦嘆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後契丹和親旦問何如沆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旣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旦未以爲然沆又曰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且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

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沆沒後真宗以契丹旣和西夏納欵遂封岱祠汾大營宮觀蒐講隆典靡有暇日旦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爲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以沆先識之遠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當時遂謂之聖相寇準與丁謂善屢以謂才薦於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準後爲謂所傾始伏沆言沆爲相接賓客常寡言馬亮與沆同年生又與其弟維善語維曰外

議以大兄爲無口匏維乘間達亮語沆曰吾非不知也然今之朝士得升殿言事上封論奏了無壅蔽多下有司皆見之矣若邦國大事北有契丹西有夏人日旰條議所以備禦之策非不詳究薦紳如李宗諤趙安仁皆時之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啓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尙周章失次卽席必自論功最以希寵獎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苟屈意妄言卽世所謂籠罩籠罩之事僕病未能也沆又嘗言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卽所傷多矣陸象先曰庸人

擾之是已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厲民耶沆爲相常讀
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
民以時尙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景德元年
七月沆待漏將朝疾作而歸詔太醫診視撫問之使相
望於道明日駕往臨問賜白金五千兩方還宮而沆薨
年五十八上聞之驚歎趣駕再往臨哭之慟謂左右曰
沆爲大臣忠良純厚始終如一豈意不享遐壽言終又
泣下廢朝五日贈太尉中書令諡文靖錄其弟國子博
士贄爲虞部員外郎光祿寺丞源爲太子中舍屯田員
外郎直集賢院維爲戶部員外郎子宗簡爲大理評事

甥蘇昂妻兄之子朱濤並同進士出身乾興元年仁宗
卽位詔配享眞宗廟庭沆性直諫內行脩謹言無枝葉
識大體居位慎密不求聲譽動遵條制人莫能干以私
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邱門內廳事前僅容
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
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至於垣頽壁損不以
屑慮堂前藥闌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沆沆朝夕見
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沆沆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
家人勸治居第未嘗答弟維因語次及之沆曰身食厚
祿時有橫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

爲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
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
安事豐屋哉沆與諸弟友愛尤器重維暇日相對宴飲
清言未嘗及朝政亦未嘗問家事沆沒後或薦梅詢可
用真宗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其爲信倚如此豈不以
維字仲方第進士爲保信軍節度推官真宗初獻聖德
詩召試中書擢直集賢院以沆相避知歙州至郡興學
舍歲時行鄉射之禮沆沒入爲戶部員外郎契丹請和
以爲賀正且使真宗方幸西京維還詣行在具言其待
遇禮厚必保盟好擢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自是每北使

至多命維主之擢爲翰林學士累遷中書舍人以疾辭
出知許州復入翰林爲學士承旨加史館脩撰仁宗初
再遷爲尚書左丞兼侍讀學士預脩真宗實錄遷工部
尚書會塞下傳契丹將絕盟復遣維往使其主隆緒重
維名館勞加禮使賦兩朝悠久詩詩成大喜旣還帝欲
用爲樞密副使或斥維賦詩自稱小臣乃寢遷刑部尚
書辭不拜引李士衡故事求換官除柳州觀察使爲諫
官劉隨所詆知亳州請赴本鎮改河陽久之還朝復出
知陳州卒維博學少以文章知名至老手不廢書景德
以後巡幸四方典章名物多維所參定嘗預定七經正

義脩續通典冊府元龜性寬易喜溫不見於色獎借後
進嗜酒善謔而好爲詩常曰人生觴詠自適餘何營哉
旣沒家無餘貲景祐元年贈尚書右僕射子師錫虞部
員外郎公謹太子中舍事宋與官制時時應察對爲補
王旦字子明大名莘人曾祖言黎陽令祖徹左拾遺父
祐尚書兵部侍郎以文章顯于漢周之際事太祖太宗
爲名臣嘗論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
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世多稱其陰德祐手植三槐于
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旦幼沈
默好學有文祐器之曰此兒當至公相太平興國五年

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知平江縣其解舊傳有物怪憑
戾居多不寧旦將至前夕守吏聞羣鬼嘯呼云相君至
矣當避去自是遂絕就改將作監丞趙昌言爲轉運使
以威望自任屬吏屏畏入旦境稱其善政以女妻之代
還命監潭州銀場何承矩典郡薦入爲著作佐郎預編
文苑英華詩類遷殿中丞通判鄭州表請天下建常平
倉以塞兼并之路徙濠州淳化初王禹偁薦其才任轉
運使驛召至京旦不樂吏職獻文召試命直史館二年
拜右正言知制誥初祐以宿名久掌書命旦不十年繼
其任時論美之錢若水有人倫鑒見旦曰眞宰相器也

與之同列每曰王君凌霄聳壑棟梁之材貴不可涯非
吾所及李沆以同年生亦推重爲遠大之器明年與蘇
易簡同知貢舉加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
課院趙昌言叅機務旦避嫌引唐獨孤郁權德輿故事
辭職太宗嘉其識體改禮部郎中集賢殿脩撰昌言出
知鳳翔卽日以旦知制誥仍兼脩撰判院事面賜金紫
擇牯犀帶寵之又令冠西閣至道元年知理檢院二年
進兵部郎中眞宗卽位拜中書舍人數月爲翰林學士
兼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司帝素賢旦嘗奏事退日
送之曰爲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錢若水罷樞務得對

苑中訪近臣之可用者若水言旦有德望堪任大事帝
曰此固朕心所屬也咸平三年又知貢舉鎖宿旬日拜
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踰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契
丹犯邊從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
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
日之間未有捷報時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
旦旣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使人不得傳播及駕還
旦子弟及家人皆迎于郊忽聞後有騶訶聲驚視之乃
旦也二年加尙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尙書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脩兩朝國史契丹旣受盟寇

準以爲功有自得之色真宗亦自得也王欽若忌準欲
傾之從容言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諸侯猶耻之而陛
下以爲功臣竊不取帝愀然曰爲之柰何欽若度帝厭
兵卽謬曰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滌耻帝曰河朔生靈
始免兵革朕安能爲此可思其次欽若曰唯有封禪泰
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
世絕倫之事然後可爾旣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
蓋有以人力爲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
則與天瑞無異也帝思久之乃可而心憚旦曰王旦得
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得以聖意喻之宜無不可乘間爲

旦言旦黽勉而從帝猶尤豫莫與籌之者會幸祕閣驟
問杜鎬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
測其旨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爾帝繇此意決
遂召旦飲歡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
旣歸發之皆珠也由是凡天書封禪等事旦不復異議
大中祥符初爲天書儀仗使從封泰山爲大禮使進中
書侍郎兼刑部尙書受詔撰封祀壇頌加兵部尙書四
年祀汾陰又爲大禮使遷右僕射昭文館大學士仍撰
祠壇頌將復進秩懇辭得免止加功臣俄兼門下侍郎
玉清昭應宮使五年爲玉清奉聖像大禮使景靈宮建

又爲朝修使七年刻天書兼刻玉使選御廐三馬賜之
玉清昭應宮成拜司空京師賜酺且以慘恤不赴會帝
賜詩導意焉國史成遷司空且爲天書使每有大禮輒
奉天書以行恒邑邑不樂凡柄用十八年爲相僅一紀
會契丹脩和西夏誓守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宗以無
事治天下且謂祖宗之法具在務行故事慎所變改帝
久益信之言無不聽凡大臣有所請必曰王且以爲如
何且與人寡言笑默坐終日及奏事羣臣異同且徐與
言以定歸家或不去冠帶入靜室獨坐家人莫敢見之
且弟以問趙安仁安仁曰方議事公不欲行而未決此

必憂朝廷矣帝嘗示二府喜雨詩且袖歸曰上詩有一
字誤寫莫進入改却否王欽若曰此亦無害而密奏之
帝愠謂且曰昨日詩有誤字何不來奏且曰臣得詩未
暇再閱有失上陳惶懼再拜謝諸臣皆拜獨樞密馬知
節不拜具以實奏且曰王且畧不辯真宰相器也帝顧
且而笑焉天下大蝗使人於野得死蝗帝以示大臣明
日執政遂袖死蝗進曰蝗實死矣請示于朝率百官賀
且獨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帝顧且曰使百官
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耶宮禁火災且馳入帝
曰兩朝所積朕不妄費一朝殆盡誠可惜也且對曰陛

下富有天下財帛不足憂所慮者政令賞罰之不當臣備位宰府天災如此臣當罷免繼上表待罪帝乃降詔罪已許中外封事言得失後有言榮王宮火所延非天災請置獄劾當坐死者百餘人旦獨請曰始火時陛下已罪已詔天下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耶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帝怒欲付御史問狀旦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旦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

此事已發何可免旦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法而以罪人帝意解旦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旣而復悔馳取之而已焚之矣繇是皆免仁宗爲皇太子太子諭德見旦稱太子學書有法旦曰諭德之職止於是耶張士遜又稱太子書旦曰太子不在應舉選學士不在學書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旦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彼以此探朝廷之意耳帝曰何以答之旦曰止當以微物而輕之乃以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幣六萬事屬微末今仍依常數與之後不爲

比西夏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責之帝以問旦旦請赦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而詔德明來取之德明得詔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寇準數短旦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以是愈賢旦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準在密院以事上聞旦被責第拜謝堂吏皆見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密院準大慙見旦曰同年甚得許大度量旦不答寇準罷樞密使託

人私求爲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平章事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媿歎以爲不可及準在藩鎮生辰造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爲人所奏帝怒謂旦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旦徐對曰準誠賢能無如駉何真宗意遂解曰然此正是駉爾遂不問翰林學士陳彭年呈政府科場條目旦投之地曰內翰得官幾日乃欲隔截天下進士耶彭年皇恐而退時向敏中同在中書出彭年所留文字旦瞑目取紙封之敏中請一覽旦曰不過興建符瑞圖

進爾後彭年與王曾張知白參預政事同謂旦曰每奏事其間有不經上覽者公批旨奉行恐人言之以爲不可旦遜謝而已一日奏對旦退曾等稍留帝驚曰有何事不與王旦來皆以前事對帝曰旦在朕左右多年朕察之無毫髮私自東封後朕諭以小事一面奉行卿等謹奉之曾等退而愧謝旦曰正賴諸公規益畧不介意帝欲相王欽若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留之樞密兩府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爲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真宗遂止旦沒後欽若始大用語人曰爲

王公遲我十年作宰相欽若與陳堯叟馬知節同在樞府因奏事忿爭真宗召旦至欽若猶譁不已知節流涕曰願與欽若同下御史府旦叱欽若使退帝大怒命付獄旦從容曰欽若等恃陛下厚顧上煩譴訶當行朝典願且還內來日取旨明日召旦前問之旦曰欽若等當黜未知坐以何罪帝曰坐忿爭無禮旦曰陛下奄有天

下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或聞外國恐無以威遠帝曰卿意如何旦曰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之未晚也帝曰非卿之言朕固難忍後月餘欽若等皆罷旦嘗與楊億評品人物億

日于謂久遠當何如且曰才則才矣語道則未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終吉若獨當權必爲身累爾後謂果如言且爲兗州景靈宮朝修使內臣周懷政偕行或乘間請見且必俟從者盡至冠帶出見于堂皇白事而退後懷政以事敗方知且遠慮內臣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帝語且曰承規待此以瞑目且執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遂止自是內臣官不過留後且爲相賓客滿堂無敢以私請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觀才之所長密籍其名其人復來不

見也每有差除先密疏四三人姓名以請所用者帝以筆點之同列不知爭有所用惟且所用奏入無不可于謂以是數毀且帝益厚之故參政李穆子行簡以將作監丞家居有賢行遷太子中允使者不知其宅真宗命就中書問且人始知行簡爲且所薦且凡所薦皆人未嘗知且沒後史官脩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始知朝士多且所薦云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且門不得見意爲人所毀以告向敏中爲從容明之及議知制誥且曰可惜張師德敏中間之且曰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

之爾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敏中啓以師德之意且曰且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我薄爾敏中固稱適有關望公弗遺且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石普知許州不法朝議欲就劾且曰普武人不明典憲恐恃薄效妄有生事必須重行乞召歸置獄乃下御史按之無日而獄具議者以爲不屈國法而保全武臣真國體也薛奎爲江淮發運使辭且且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而曰真宰相之言也張士遜爲江西轉運使辭且求教且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遜迭更是職思且之言未嘗求利識者曰

此運使識大體張詠知成都召還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爲不可帝問且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他人往妄有變更矣李廸賀邊有時名舉進士廸以賦落韻邊以當仁不讓於師論以師爲衆與注疏異皆不預主文奏乞收試且曰廸雖犯不考然出於不意其過可畧邊特立異說將令後生務爲穿鑿漸不可長遂收廸而黜邊且任事久人有謗之者輒引咎不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素羸多疾自東魯復命連歲求解優詔褒答繼以面諭委任無貳天禧初進位太保爲兗州太極觀奉土寶冊使復加太尉兼侍

中五日一赴起居入中書遇軍國重事不限時日入預
參決旦愈畏避上疏懇辭又託同列奏白帝重違其意
止加封邑一日獨對滋福殿帝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
卿疾如此因命皇太子出拜旦惶恐走避太子隨而拜
之旦言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
人其後不至宰相惟李及凌策二人亦爲名臣旦復求
避位帝覩其形瘁憫然許之以太尉領玉清昭應宮使
給宰相半奉初旦以宰相兼使今罷相使猶領之其專
置使自旦始焉尋又命肩輿入禁使子雍與直省吏挾
扶見于延和殿帝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以天

下事付之誰乎旦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再三問
不對時張詠馬亮皆爲尙書帝歷問二人亦不對因曰
試以卿意言之旦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
曰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臣病
困不能久侍遂辭退後旦沒歲餘竟用準爲相旦疾甚
遣內侍問者日或三四帝手自和藥并薯蕷粥賜之旦
與楊億素厚延至卧內請撰遺表且言忝爲宰輔不可
以將盡之言爲宗親求官止叙生平遭遇願日親庶政
進用賢士少減焦勞之意仍戒子弟我家盛名清德當
務儉素保守門風不得事於泰侈勿爲厚葬以金寶置

樞中表上真宗歎之遂幸其第賜白金五千兩且作奏
辭之藁末自益四句云益懼多藏况無所用見欲散施
以息咎殃卽昇至內闈詔不許還至門且已薨年六十
一帝臨其喪慟廢朝三日贈太師尚書令魏國公諡文
正又別次發哀後數日張旻赴鎮河陽例宜飲餞以且
故不舉樂錄其子弟姪外孫門客常從授官者十數人
諸子服除又各進一官已而聞且奏藁自益四句取視
泣下久之且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初詔配享真宗廟廷
及建碑仁宗篆其首曰全德元老之碑且事寡嫂有禮
與弟旭友愛甚篤婚姻不求門閥被服質素家人欲以

繒錦飾氍席不許有貨王帶者弟以爲佳呈且且命繫
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且曰自負重而使
觀者稱好無乃勞乎亟還之故所服止於賜帶家人未
嘗見其怒飲食不精潔但不食而已嘗試以少埃墨投
羹中且惟啖飯問何不啜羹則曰我偶不喜肉後又墨
其飯則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別具粥且不置田宅日子
孫當各念自立何必田宅徒使爭財爲不義爾真宗以
其所居陋欲治之且辭以先人舊廬乃止宅門壞主者
徹新之暫于廡下啓側門出入且至側門據鞍俯過門
成復由之皆不問焉三子雍國子博士冲左贊善大夫

素別有傳皆不問焉三千歲國千壽士中亦贊善大夫向敏中字常之開封人父瑀仕漢符離令性嚴毅惟敏中一子躬自教督不假顏色嘗謂其母曰夫吾門者此兒也敏中隨瑀赴調京師有書生過門見敏中謂鄰母曰此兒風骨秀異貴且壽鄰母入告其家比出已不見矣及冠繼丁內外憂能刻厲自立有大志不屑貧窶太平興國五年進士解褐將作監丞通判吉州就改右贊善大夫轉運使張齊賢薦其材代還爲著作郎召見便殿占對明暢太宗善之命爲戶部推官出爲淮南轉運副使時領外計者皆以權寵自尊所至畏憚敏中不尙

威察待僚屬有禮勤於勸勗職務修舉或薦其有武幹者召入將授諸司副使敏中懇辭仍獻所著文加直史館遣還任以耕籍恩超左司諫入爲戶部判官知制誥未幾權判大理寺時沒入祖吉贓錢分賜法吏敏中引鍾離意委珠事獨不受妖尼道安構獄事連開封判官張去華敏中妻父也以故得請不預決讞旣而法官皆貶猶以親累落職出知廣州入辭面敘其事太宗爲之感動許以不三歲召還翌日遷職方員外郎遣之是州兼掌市舶前守多涉譏議敏中至荆南預市藥物以往在任無所須以清廉聞就擢廣南東路轉運使召爲工

部郎中太宗飛白書敏中洎張詠更名付中書曰此二人名臣也朕將用之左右因稱其材並命爲樞密直學士時通進銀臺司主出納書奏領於樞密院頗多壅遏或至漏失敏中具奏其事恐遠方有失事機請別置局命官專莅校其簿籍詔命敏中與詠領其局太宗欲大任敏中當塗者忌之會有言敏中在法寺時皇甫侃監無爲軍權務以賄敗發書歷詣朝貴求爲末減敏中亦受之事下御史按實嘗有書及門敏中覩其名不啟封遣去俄捕得侃私僮詰之云其書尋納箚中瘞臨江傳舍馳驛掘得封題如故太宗大驚異召見慰諭賞激遂

決於登用未幾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自郎中至是百餘日超擢如此時西北用兵樞機之任專主謀議敏中明辨有才畧遇事敏速凡二邊道路斥埃走集之所莫不周知至道初遷給事中真宗卽位敏中適在疾告力起見于東序卽遣視事進戶部侍郎會曹彬爲樞密使改爲副使咸平初拜兵部侍郎參知政事從幸大名屬宋湜病代兼知樞密院事時大兵之後議遣重臣慰撫邊郡命爲河北河東安撫大使以陳堯叟馮拯爲副發禁兵萬人翼從所至訪民疾苦宴犒官吏莫不感悅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故相薛

居正孫安上不肖其居第有詔無得貿易敏中違詔質之會居正子惟吉嫠婦柴將携貲產適張齊賢安上訴其事柴遂言敏中嘗求娶已不許以是陰庇安上真宗以問敏中敏中言近喪妻不復議婚未嘗求婚於柴真宗因不復問柴又伐鼓訟益急遂下御史臺并得敏中質宅之狀時王嗣宗爲鹽鐵使素忌敏中因對言敏中議娶王承衍女弟密約已定而未納采真宗詢于王氏得其實以敏中前言爲妄罷爲戶部侍郎出知永興軍景德初復兵部侍郎夏州李繼遷兵敗爲潘羅支射傷自度孤危且死屬其子德明必歸宋曰密表不聽則再

請雖累百表不得請勿止也繼遷卒德明納款就命敏中爲鄜延路緣邊安撫使俄還京兆是冬真宗幸澶淵賜敏中密詔盡付西鄙許便宜從事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日會大儺有告禁卒欲倚儺爲亂者敏中密使麾兵被甲伏廡下幕中明日盡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閱無一人預知者命儺入先馳騁于中門外後召至階敏中振袂一揮伏出盡擒之果各懷短刃卽席斬焉旣屏其尸以灰沙掃庭張樂宴飲坐客皆股慄邊藩遂安時舊相出鎮不以軍事爲意寇準雖有重名所至終日游宴則以所愛伶人或付富室輒厚有得張齊賢侗儻任

情獲劫盜或至縱遣帝聞之稱敏中曰大臣出臨四方
惟敏中盡心於民事爾於是有復用之意二年又以德
明誓約未定徙敏中爲鄜延路都部署兼知延州委以
經畧改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大中祥符初議封泰山
以敏中舊德有人望召入權東京留守禮成拜尙書右
丞時吏部選人多稽滯者命敏中與溫仲舒領其事俄
兼祕書監又領工部尙書充資政殿大學士賜御詩褒
寵祀汾陰復爲留守敏中以厚重鎮靜人情帖然帝作
詩遣使馳賜之拜刑部尙書五年復拜同平章事充集
賢殿大學士加中書侍郎尋充景靈宮使宮成進兵部

尙書爲兗州景靈宮慶成使天禧初加吏部尙書又爲
應天院奉安太祖聖容禮儀使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
監脩國史是日翰林學士李宗諤當對帝曰朕自卽位
未嘗除僕射今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又曰敏
中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勿言朕意也宗諤旣至敏
中謝客門闌寂然宗諤與其親徑入徐賀曰今日聞降
麻士大夫莫不歡慰相慶敏中但唯唯又曰自上卽位
未嘗除端揆非勲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敏中復
唯唯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勲德禮命之重敏中亦唯
唯卒無一言旣退使人問庖中今日有親賓飲宴否亦

無一人明日具以所見對帝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徒玉清昭應宮使以年老累請致政優詔不許三年重陽宴苑中暮歸中風眩郊祀不任陪從進左僕射昭文館大學士奉表懇讓又表求解皆不許明年三月卒年七十二帝親臨哭之慟廢朝三日贈太尉中書令諡文簡五子諸壻並遷官親校又官數人敏中姿表瓌碩有儀矩性端厚豈弟多智曉民政善處繁劇慎於采拔居大任三十年時以重德目之爲人主所優禮故雖衰疾終不得謝及追命制入帝特批曰敏中淳謹溫良宜益此意其恩顧如此有文集十五卷子傳正國子博士傳式龍

圖閣直學士傅亮駕部員外郎傅師殿中丞傅範娶南陽郡王惟吉女安福縣主爲密州觀察使諡惠節傅亮子經定國軍留後諡康懿經女卽欽聖憲肅皇后也以后族贈敏中燕王傅亮周王經吳王敏中餘孫繹絳並官太子中書禮而別巒皆一諸家之勳特宰相太子論曰宋至真宗之世號爲盛治而得人亦多李沆爲相正大光明其焚封妃之詔以格人主之私請遷靈州之民以奪西夏之謀無愧宰相之任矣沆嘗謂王旦邊患旣息人主侈心必生而聲色土木神仙祠禱之事將作後王欽若下謂之徒果售其佞又告真宗不可用新進

喜事之人中外所陳利害皆報罷之後神宗信用安石
變更之言馴至焚擾世稱沆爲聖相其言雖過誠有先
知者乎王旦當國最久事至不膠有謗不校薦賢而不
市恩挾罪輒宥而不費辭澶淵之役請于真宗曰十日
不捷何以處之真宗答之曰立太子契丹踰歲給而借
幣西夏告民饑而假糧皆一語定之偉哉宰相才也惟
受王欽若之說以遂天書之妄斯則不及李沆爾向敏
中耻受贓物之賜以遠其汙預避市舶之嫌以全其廉
堅拒皇甫侃之書以免其累拜罷之際喜愠不形亦可
謂有宰相之風焉黨培員伏願對酒頌中丞書彈吳南

宋史卷一百八十一

喜事之人中外所聞何害皆報罷之後神宗信用安石
 變更之言馴至祭服此等流為聖相其言雖過誠有先
 知者乎王旦嘗言此輩不學自詡不校薦賢而不
 市恩求罪始有... 役請于真宗曰十日
 不... 何以處... 人子弟... 給而借
 不... 學... 才也惟
 不... 李... 向...
 之... 全其...
 小... 亦...
 宋史卷二百八十二

宋史卷二百八十二考證

向敏中傳天禧初進右僕射○

臣人龍

按夢溪筆談向

文簡拜僕射年月未曾著于國史熙寧中因見中書
 題名記天禧元年八月敏中加右僕射然樞密院題
 名記天禧元年二月王欽若加右僕射

是... 欽若...
 十八...
 同...
 其... 孫... 平...

書省祕書郎監廬州稅改太常丞判三司理欠憑由司
時毋賓吉爲度支判官嘗言曰天下逋負自五代迄今
理督未已民病幾不能勝矣僕將啓蠲之欽若言夕命
吏勾校成數翌日上之真宗大驚曰先帝顧不知邪欽
若徐曰先帝固知之殆留與陛下收人心爾卽日放逋
負幾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帝益器重欽若召試學
士院拜右正言知制誥召爲翰林學士蜀寇王均始平
爲西川安撫使所至問繫囚自死罪以下第降之凡列
便宜多所施行還授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以郊祀恩
加給事中河陰民常德方訟臨津縣尉任懿賂欽若得

中第事下御史臺劾治初欽若咸平中嘗知貢舉懿舉
諸科寓僧仁雅舍仁雅識僧惠秦者與欽若厚懿與惠
秦約以銀三百五十兩賂欽若書其數於紙令惠秦持
去會欽若已入院屬欽若客納所書于欽若妻李氏惠
秦減所書銀百兩欲自取之李氏令奴祁睿書懿名於
臂并以所約銀告欽若懿再入試第五場睿復持湯飲
至貢院欽若密令奴索取銀懿未卽與而登科去仁雅
馳書河陰始歸之德方得其書以告御史中丞趙昌言
昌言以聞旣捕祁睿等亦請逮欽若屬吏祁睿本亳州
吏雖從欽若久而名猶隸亳州欽若乃言嚮未有祁睿

惠秦亦不及門帝方顧欽若厚命邢昺閻承翰等於太常寺別鞠之懿更云妻兄張駕識知舉官洪湛嘗俱造湛門始但以銀屬二僧不知達主司爲誰昺等遂誣湛受懿銀湛適使陝西還而獄已具時駕且死睿又悉遁去欽若因得固執祁睿休役後始備于家它奴使多新募不識惠秦故皆無證驗湛坐削籍流儋州而欽若遂免方湛代王旦入知貢舉懿已試第三場及官收湛贓家無有也乃以湛假梁顛白金器輸官湛遂死貶所人知其寃而欽若恃勢人莫敢言者景德初契丹入寇帝將幸澶淵欽若自請北行以工部侍郎叅知政事判天

雄軍提舉河北轉運使真宗親宴以遣之素與寇準不協及還累表願解政事罷爲刑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尋判尚書都省修冊府元龜或褒贊所及欽若自名表首以謝卽繆誤有所遣問戒書吏但云楊億以下其所爲多此類也歲中改兵部升大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初欽若罷爲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準定其班在翰林學士下欽若訴於帝復加大字班承旨上以尚書左丞知樞密院事脩國史大中祥符初爲封禪經度制置使兼判兗州爲天書儀衛副使先是真宗嘗夢神人言賜天書於泰山卽密諭欽若欽若因言六月甲

午木工董祚於醴泉亭北見黃素曳草上有字不能識
皇城吏王居正見其上有御名以告欽若既得之具威
儀奉導至社首跪授中使馳奉以進真宗至含芳園奉
迎出所上天書再降祥瑞圖示百僚欽若又言至嶽下
兩夢神人願增建廟庭及至威雄將軍廟其神像如夢
中所見因請構亭廟中封禪禮成遷禮部尚書命作社
首領遷戶部尚書從祀汾陰復爲天書儀衛副使遷吏
部尚書明年爲樞密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初學士晁迥草制誤削去官有詔仍帶吏部尚書聖祖
降加檢校太尉欽若居第在太廟後墻自言出入訶導

不自安因易賜官第於定安坊七年爲同天書刻玉使
馬知節同在樞密素惡欽若議論不相下會瀘州都巡
檢王懷信等上平蠻功欽若久不決知節因面詆其短
爭於帝前及趣論賞欽若遂擅除懷信等官坐是罷樞
密使奉朝請改刻玉副使知通進銀臺司復拜樞密使
同平章事上玉皇尊號遷尚書右僕射判禮儀院爲會
靈觀使有龜蛇見拱聖營因其地建祥源觀命欽若總
領之尋拜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明年爲景靈
使閱道藏得趙氏神仙事迹四十人繪于廊廡又明年
商州捕得道士譙文易畜禁書能以術使六丁六甲神

自言嘗出入欽若家得欽若所遺詩帝以問欽若謝不
省遂以太子太保出判杭州仁宗爲皇太子自以東宮
師保請歸朝復爲資政大學士詔日赴資善堂侍講皇
太子會輔臣兼領三少欽若以品高求換秩拜司空尋
除山南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與宰相丁謂不
相悅以疾請就醫京師不報令其子從益移文河南府
輿疾而歸謂言欽若擅去官守命御史中丞薛映就第
按問欽若惶恐伏罪降司農卿分司南京奪從益共官
仁宗卽位改祕書監起爲太常卿知濠州以刑部尙書
知江寧府仁宗嘗爲飛白書適欽若有奏至因大書王

欽若字是時馮拯病太后有再相欽若意卽取字緘置
湯藥合遣中人齋以賜且口宣召之至國門而人未有
知者旣朝復拜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玉清昭應宮
使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帝初臨政欽若謂平時百
官敘進皆有常法爲遷敘圖以獻眞宗實錄成進司徒
以郊祀恩封冀國知邵武軍吳植病求外徙因殿中丞
余諤以黃金遺欽若未至而植復遣牙吏至欽若第問
之欽若執以送官植諤皆坐貶初欽若安撫西川植爲
新繁縣尉常薦舉之至是亦當以失舉坐罪詔勿問兼
譯經使始赴傳法院感疾亟歸帝臨問賜白金五千兩

既卒贈太師中書令諡文穆錄親屬及所親信三十餘人國朝以來宰相卹恩未有欽若比者欽若嘗言少時過圃田夜起視天中赤文成紫微字後使蜀至褒城道中遇異人告以他日位至宰相既去視其刺字則唐相裴度也及貴遂好神仙之事常用道家科儀建壇塲以禮神朱書紫微二字陳於壇上表修裴度祠於圃田官其裔孫自撰文以紀其事真宗封泰山祀汾陰而天下爭言符瑞皆欽若與丁謂倡之嘗建議躬謁元德皇太后別廟爲莊穆皇后行期服議者以爲天子當絕傍暮欽若所言不合禮又請置先蠶并壽星祠升天皇北極

帝坐於郊壇第一龕增執法孫星位別制王公以下車輅鼓吹以備拜官婚葬所著書有鹵簿記彤管懿範天書儀制聖祖事跡翊聖真君傳五嶽廣聞記列宿萬靈朝真圖羅天大醮儀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領校道書凡增六百餘卷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人目爲癭相然智數過人每朝廷有所興造委曲遷就以中帝意又性傾巧敢爲矯誕馬知節嘗斥其姦狀帝亦不之罪其後仁宗嘗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爲真姦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時謂之五鬼姦邪險僞誠如聖諭欽若子從益終贊

善大夫追賜進士及第後無子以叔之子爲後益祿贊
林特字士奇祖揆仕閩爲南劍州順昌令因家順昌特
少穎悟十歲謁江南李景獻所爲文景奇之命作賦有
頃而成授蘭臺校書郎江南平僞官皆入見特袖文以
進太宗以爲長葛尉改遂州錄事參軍代還命中書引
對授大理寺丞通判隴州有治狀田重進鎮永興太宗
以重進武人選特與楊覃並爲通判人賜白金二百兩
給實奉會出兵五路討李繼遷督所部轉芻粟先期以
辦呂蒙正辟通判西京留守事蒙正入相薦之入判三
司戶部勾院梁鼎制置陝西青白鹽前後上議異同真

宗選特與知永興軍張詠同商利害所奏合旨累遷尙
書祠部員外郎爲戶部副使詔赴內朝三司副使預內
朝自特始徙鹽鐵副使真宗北征命同知留司三司公
事遷司封員外郎車駕謁陵爲行在三司副使詔與劉
承珪李溥比較江淮茶法因裁定新制歲增課百餘萬
特遷祠部郎中封泰山祀汾陰皆爲行在三司副使以
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修玉清昭應宮副使將祀太清
宮遣特儲供具爲行在三司使禮成進給事中爲修景
靈宮副使兼修兗州景靈宮太極觀昭應宮成遷尙書
工部侍郎真拜三司使樞密使寇準言特姦邪又數與

爭事帝爲出準特在職如故後罷三司以兵部侍郎同
玉清昭應宮副使兗州宮觀成遷吏部侍郎天禧元年
爲修上聖祖寶冊副使轉尚書右丞時天下完富丁謂
以符瑞土木迎帝意而以特有心計使幹財利佐之然
特亦天性邪險善附會故謂始終善特當時與陳彭年
等號五鬼語在王欽若傳仁宗在東宮以工部尚書兼
太子賓客改詹事丁謂欲引爲樞密副使而李迪執不
可仁宗卽位進刑部尚書翰林侍讀學士謂貶特亦落
職知許州還朝以戶部尚書知通進銀臺司判尚書都
省勾當三班院特體素羸然未嘗一日謁告及得疾纔

五日而卒贈尚書左僕射太后遣中使祀奠特精敏喜
吏職据案終日不卷真宗數訪以朝廷大事特因有所
中傷人以此憚焉奉詔撰會計錄三十卷又爲東封西
祀朝謁太清宮慶賜總例三十六卷子濰洙濰亦有吏
能歷官至三司鹽鐵副使以祕書監致仕卒洙官至司
農卿知壽州臨事苛急鼓角將夜入州解拔堂檻鐵鈎
擊殺之尚書工部員外郎會乞川刺爲四都知集賢館
丁謂字謂之後更字公言蘇州長洲人少與孫何友善
同袖文謁王禹偁禹偁大驚重之以爲自唐韓愈柳宗
元後三百年始有此作世謂之孫丁淳化三年登進士

甲科爲大理評事通判饒州踰年直史館以太子中允爲福建路採訪還上茶鹽利害遂爲轉運使除三司戶部判官峽路蠻擾邊命往體量還奏稱旨領峽路轉運使累遷尙書工部員外郎會分川峽爲四路改夔州路初王均叛朝廷調施黔高溪州蠻子弟以捍賊旣而反爲寇謂至召其種酋開諭之且言有詔赦不殺酋感泣願世奉貢乃作誓刻石柱立境上蠻地饒粟而常乏鹽謂聽以粟易鹽蠻人大悅先時屯兵施州而饋以夔萬州粟至是民無轉餉之勞施之諸砦積聚皆可給特遷刑部員外郎賜白金三百兩時溪蠻別種有人寇者謂

遣高溪酋帥其徒討擊出兵援之擒生蠻八百六十得所掠漢口四百餘人復上言黔南蠻族多善馬請致館犒給緡帛歲收市之其後徙置夔州城砦皆謂所經畫也居五年不得代乃詔舉自代者於是入權三司鹽鐵副使未幾擢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景德四年契丹犯河北真宗幸澶淵以謂知鄆州兼齊濮等州安撫使提舉轉運兵馬巡檢事契丹深入民驚擾爭趣楊劉渡而舟人邀利不時濟謂取死罪給爲舟人斬河上舟人懼民得悉渡遂立部分使並河執旗幟擊刁斗呼聲聞百餘里契丹遂引去明年召爲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上

會計錄以景德四年民賦戶口之籍較咸平六年之數具上史館請自今以咸平籍爲額歲較其數以聞詔獎之尋加樞密直學士大中祥符初議封禪未決帝問以經費謂對大計有餘議乃決因詔謂爲計度泰山路糧草使初議卽宮城乾地營玉清昭應宮左右有諫者帝召問謂對曰陛下有天下之富建宮奉上帝且所以祈皇嗣也羣臣有沮陛下者願以此諭之玉且密疏諫帝如謂所對告之且不復敢言迺以謂爲修玉清昭應宮使復爲天書扶持使遷給事中真拜三司使祀汾陰爲行在三司使建會靈觀謂復總領之遷尙書禮部侍

郎進戶部叅知政事建安軍鑄玉皇像爲迎奉使朝謁太清宮爲奉祀經度制置使判亳州帝賜宴賦詩以寵其行命權管勾駕前兵馬事謂獻白鹿并靈芝九萬五千本還判禮儀院又爲修景靈宮使摹寫天書刻玉笈玉清昭應宮副使大內火爲修葺使歷工刑兵三部尙書再爲天書儀衛副使拜平江軍節度使知昇州天禧初徙保信軍節度使三年以吏部尙書復叅知政事是歲祀南郊輔臣俱進官故事嘗爲宰相而除樞密使始得遷僕射乃以謂檢校太尉兼本官爲樞密使時寇準爲相尤惡謂謂媒蘖其過遂罷準相旣而拜謂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王清昭應宮使
周懷政事敗議再貶準帝意欲謫準江淮間謂退除道
州司馬同列不敢言獨王曾以帝語質之謂顧曰居停
主人勿復言蓋指曾以第舍假準也其後詔皇太子聽
政皇后裁制於內以二府兼東宮官遂加謂門下侍郎
兼太子少傅而李迪先兼少傅乃加中書侍郎兼尚書
左丞故事左右丞非兩省侍郎所兼而謂意特以抑迪
也謂所善林特自賓客改詹事謂欲引爲樞密副使兼
賓客迪執不可因大詬之既入對斥謂姦邪不法事願
與俱付御史雜治語在迪傳帝因格前制不下乃罷謂

爲戶部尚書迪爲戶部侍郎尋以謂知河南府迪知鄆
州明日入謝帝詰所爭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迪忿詈
臣爾願復留遂賜坐左右欲設墩謂顧曰有旨復平章
事乃更以杙進卽入中書視事如故仍進尚書左僕射
門下侍郎平章事兼太子少師天章閣成拜司空乾興
元年封晉國公仁宗卽位進司徒兼侍郎爲山陵使寇
準李迪再貶謂取制草改曰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王
違豫之初罹此震驚遂至沈劇凡與準善者盡逐之是
時二府定議太后與帝五日一御便殿聽政旣得旨而
謂潛結內侍雷允恭合密請太后降手書軍國事進入

印畫學士草制辭允恭先持示謂閱訖乃進蓋謂欲獨
任允恭傳達中旨而不欲同列與聞機政也允恭倚謂
勢益橫無所憚允恭方爲山陵都監與判司天監邢中
和擅易皇堂地夏守恩領工徒數萬穿地土石相半衆
議日喧懼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請待命謂庇允恭依
違不決內侍毛昌達自陵下還以其事奏詔問謂謂始
請遣使按視旣而咸謂復用舊地乃詔馮拯曹利用等
就謂第議遣王曾覆視遂誅允恭後數日太后與帝坐
承明殿召拯利用等諭曰丁謂爲宰輔乃與宦官交通
因出謂嘗託允恭令後苑匠所造金酒器示之又出允

恭嘗干謂求管勾皇城司及三司衙司狀因曰謂前附
允恭奏事皆言已與卿等議定故皆可其奏且營奉先
帝陵寢而擅有遷易幾誤大事拯等奏曰自先帝登遐
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辨虛實賴
聖神察其姦此宗社之福也乃降謂太子少保分司西
京故事黜宰相皆降制時欲亟行止令拯等卽殿廬召
舍人草詞仍榜朝堂布諭天下追其子琪珙玘玘一官
落珙館職先是女道士劉德妙者嘗以巫師出入謂家
謂敗逮繫德妙內侍鞠之德妙通欵謂嘗教言若所爲
不過巫事不若託言老君言禍福足以動人於是卽謂

家設神像夜醮于園中允恭數至請禱及帝崩引入禁
中又因穿地得龜蛇令德妙持入內給言出其家山洞
中仍復教云上卽問若所事何知爲老君第云相公非
凡人當知之謂又作頌題曰混元皇帝賜德妙語涉妖
誕遂貶崖州司戶參軍諸子竝勒停玘又坐與德妙姦
除名配隸復州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其弟誦
說諫悉降黜坐謂罷者自參知政事任中正而下十數
人在崖州踰三年徙雷州又五年徙道州明道中授祕
書監致仕居光州卒詔賜錢十萬絹百匹謂機敏有智
謀儉狡過人文字累數千百言一覽輒誦在三司案牘

繁委吏久難解者一言判之衆皆釋然善談笑尤喜爲
詩至於圖畫博奕音律無不洞曉每休沐會賓客盡陳
之聽人人自便而謂從容應接於其間莫能出其意者
眞宗朝營造宮觀奏祥異之事多謂與王欽若發之初
議營昭應宮料功須二十五年謂令以夜繼晝每繪一
壁給三燭七年乃成眞宗崩議草遺制軍國事兼取皇
太后處分謂乃增以權字及太后稱制又議月進錢充
宮掖之用由是太后深惡之因雷允恭遂併錄謂前後
欺罔事竄之在貶所專事浮屠因果之說其所著詩并
文亦數萬言家寓洛陽嘗爲書自克責敘國厚恩戒家

人毋輒怨望遣人致于洛守劉燧祈付其家戒使者伺燧會衆僚時達之燧得書不敢私卽以聞帝見感惻遂徙雷州亦出於揣摩也謂初通判饒州遇異人曰君貌類李贊皇旣而曰贊皇不及也
夏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人父承皓太平興國初上平晉策補右待隸大名府契丹內寇承皓繇間道發兵夜與契丹遇力戰死之贈崇儀使錄竦爲潤州丹陽縣主簿竦資性明敏好學自經史百家陰陽律歷外至佛老之書無不通曉爲文章典雅藻麗舉賢良方正擢光祿寺丞通判台州召直集賢院爲國史編修官判三司都磨

勘司累遷右正言帝幸亳州爲東京留守推官仁宗初封慶國公王旦數言竦材命教書資善堂未幾同修起居注爲玉清昭應宮判官兼領景靈宮會真觀事遷尙書禮部員外郎知制誥史成遷戶部景靈宮成遷禮部郎中竦娶楊氏楊亦工筆札有鈞距及竦顯多內寵寢與楊不諧楊悍妬卽與弟媚疏竦陰事竊出訟之又竦母與楊母相詬詈偕訴開封府府以事聞下御史臺置劾左遷職方員外郎知黃州後二年徙鄧州又徙襄州屬歲饑大發公廩不足竦又勸率州大姓使出粟得二萬斛用全活者四十餘萬人仁宗卽位遷戶部郎中徙

壽安洪三州洪俗尚鬼多巫覡惑民竦索部中得千餘家赦還農業毀其淫祠以聞詔江浙以南悉禁絕之竦材術過人急於進取喜交結任數術傾側反覆世以爲姦邪當太后臨朝嘗上疏乞與修真宗實錄不報旣而丁母憂潛至京師依中人張懷德爲內助宰相王欽若雅善竦因左右之遂起復知制誥爲景靈判官判集賢院以左司郎中爲翰林學士勾當三班院兼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又兼譯經潤文官遷諫議大夫爲樞密副使修國史遷給事中初武臣賞罰無法吏得高下爲姦竦爲集前比著爲定例事皆按比而行改參知政事祥

源觀使增設賢良等六科復百官轉對置理檢使皆竦所發與宰相呂夷簡不相能復爲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史成進兵部尋進尚書左丞太后崩罷爲禮部尚書知襄州改潁州京東荐饑徙青州兼安撫使踰年罷安撫遷刑部尚書徙應天府寶元初以戶部尚書入爲三司使趙元昊反拜奉寧軍節度使知涇州還判永興軍兼陝西經畧事徙忠武軍節度使知涇州還判永興軍兼陝西經畧安撫招討進宣徽南院使與陳執中論兵事不合詔徙屯鄜州初竦在涇州朝廷遣龐籍就計事竦上奏曰頃者繼遷逃背屢寇朔方至道初洛苑使白守榮等率重

兵護糧四十萬遇寇浦洛河糧卒竝沒守榮僅以身免
呂端始欲發兵繇麟府鄜延環慶三路趣平夏襲其巢
穴太宗難之後命李繼隆丁罕范廷召王超張守恩五
路入討繼隆與罕合兵行旬日不見賊守恩見賊不擊
超及廷召至烏白池以諸將失期士卒困敝相繼引還
時繼遷當繼捧入朝之後曹光實掩襲之餘遁逃窮蹙
而猶累歲不能勦滅先皇帝鑒追討之敝戒疆吏謹烽
候嚴卒乘來卽驅逐之去無追捕也然拓跋之境自靈
武陷沒之後銀綏割棄已來假朝廷威靈其所役屬者
不過河外小羌爾况德明元昊相繼猖獗以繼遷窮蹙

比元昊富實勢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
之兵勇怯可知也以興國習戰之帥方泂邊未試之將
工拙可知也繼遷竄伏平夏元昊窟穴河外地勢可知
也若分兵深入糗糧不支師行賊境利於速戰儻進則
賊避其鋒退則敵躡其後老師費糧深可虞也若窮其
巢穴須涉大河長舟巨艦非倉卒可具也若浮囊挽梗
聯絡而進我師半渡賊乘勢掩擊未知何謀可以捍禦
臣以爲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而議追討者非
良策也因條上十事時邊臣多議征討朝廷鄉之而竦
言出師非便旣而詔以涇原鄜延兩路兵進討會元昊

稍求納款范仲淹請留鄜延兵繇是涇原兵亦不行中國之師卒不出塞竦上十事一教習彊弩以爲奇兵二羈縻屬羌以爲藩籬三詔唃廝囉父子并力破賊四度地形險易遠近砦柵多少軍士勇怯而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爲兵州各一二千人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獵戶以備城守八竝邊小砦母積芻糧賊攻急則棄小砦入保大砦以完兵力九關中民坐累若過誤者許人入粟贖罪銅一斤爲粟五斗以贍邊計十損竝邊冗兵冗官及減騎軍以舒饋運當時頗採用之其募土人爲兵令下而楊偕奏言西兵比繼遷

時十增七八縣官困於供億今州復益一二千人則歲費不貲若訓習士卒使之精銳選任將帥求之方畧自然以寡擊衆以一當百矣竦云土兵訓練可代東兵此虛言也自德明納款以來東兵猶不可代况今日乎朝廷下竦議竦奏陝西防秋之敝無甚東兵不慣登陟不耐寒暑驕懦相習廩給至厚土兵便習各護鄉土山川道路彼皆素知歲省芻糧鉅萬且收聚小民免饑餓爲盜代兵東歸以衛京師萬世利也偕欲以寡擊衆殆虛言也偕復奏云自古將帥深入殊庭霍去病止將輕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過當又將萬騎踰

烏蓋討邀僕涉狐奴歷五王國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
兵麇臯蘭下殺樓蘭王虜候王執昆邪王子收休屠祭
天金人趙充國亦以萬騎破先零李靖以驍騎三千破
突厥又以精騎一萬至陰山斬首千餘級俘男女十餘
萬擒頡利以獻自漢以來用少擊衆不可勝數竦在涇
原守城壘據險阻來則禦之去則釋之不聞出師也竦
懼戰或敗衄託以兵少爲辭爾竦言土兵各護鄉土自
古有九地士卒近家謂之散地言其易離散也第以近
事言之閭門祗候王文恩出師敗北而土兵皆竄走惟
東兵僅二百人殺敵兵甚衆以此知兵之強弱不繫東

西在將有謀與無謀爾今邊郡參用東兵土兵若盡罷
東兵亦非計也古人有言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
之制巧拙異也今防邊東兵人月受米七斗五升土兵
二石五斗而竦乃言東兵廩給至厚又不知之甚也竦
又言募土兵訓練以代東兵且土兵數萬須募足訓練
雖二三歲未得成效兵精猶恐奔北豈有驟加訓練而
能取勝哉竦議遂屈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頗依
違顧避又數請解兵柄改判河中府徙蔡州慶歷中召
爲樞密使諫官御史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
每論邊事但列衆人之言至遣敕使臨督始陳十策嘗

出巡邊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致軍變元昊嘗募得竦首者與錢三千爲賊輕侮如此今復用之邊將體解矣且竦挾詐任數姦邪傾險與呂夷簡不相能夷簡畏其爲人不肯引爲同列旣退乃薦之以釋宿憾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會竦已至國門言者論不已請不令入見諫官余靖又言竦累表引疾及聞召用卽兼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堅求面對敘恩感泣復有左右爲之地則聖聽惑矣章累上卽日詔竦歸鎮竦亦自請還節徙知亳州改授吏部尚書歲中加資政殿學士竦之及國門也帝封彈疏示之旣至亳州上書

萬言自辯復拜宣徽南院使河陽三城節度使判并州請復置宦者爲走馬承受明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又明年召入爲宰相制下而諫官御史復言大臣和則政事修竦前在關中與執中論議不合不可使共事遂改樞密使封英國公請析河北爲四路親事官夜入禁中欲爲亂領皇城司者皆坐逐獨楊懷敏降官領入內都知如故言者以爲竦結懷敏而曲庇之會京師同日無雲而震者五帝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至謂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宜出之罷知河南府未幾赴本鎮加兼侍中饗明堂徙武寧軍節度

使進鄭國公錫賚與輔臣等將相居外遇大禮有賜自竦始尋以病歸卒贈太史中書令賜諡文正劉敞言世謂竦姦邪而諡爲正不可改諡文莊竦以文學起家有名一時朝廷大典策累以屬之多識古文學奇字至夜以指畫膚文集一百卷其爲郡有治績喜作條教於閭里立保伍之法至盜賊不敢發然人苦煩擾治軍尤嚴敢誅殺卽疾病死喪拊循甚至嘗有龍騎卒戍邊郡剽州郡莫能止或密以告竦時竦在關中俟其至召詰之誅斬殆盡軍中大震其威畧多類此然性貪數商販部中在并州使其僕貿易爲所侵盜至杖殺之積家財累

鉅萬自奉尤侈畜聲伎甚衆所在陰間僚屬使相猜阻以鈎致其事遇家人亦然子安期字清卿以父任爲將作監主簿召試賜進士出身累遷太常博士擢提點荆湖南道刑獄除開封府推官徙判官判三司鹽鐵勾院出爲京西轉運使盜起部中剽劫州縣而光化軍戍卒相繼叛勢且相合安期督將吏捕斬殆盡徙河東轉運使累遷尙書工部郎中徙江淮發運使入爲三司戶部副使會元昊納欵西邊罷兵命往陝西與諸路經畧安撫司議損邊費頗奏省吏員及汰邊兵之不任役者五萬人擢天章閣侍制遂爲陝西都轉運使徙河北進兵

部郎中時竦爲樞密使爲請還所遷官丐淮浙一郡復以爲工部郎中江淮發運使徙知永興軍進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知渭州簡弓箭手得驍勇萬人爲步兵騎又半之教以戰陣法繇是士兵勝他路又籍塞下閒田募人耕種歲得穀數萬斛以備振發名曰貸倉遷右諫議大夫進樞密直學士徙延州未至丁父憂服除辭所進職復爲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提舉集禧觀以學士復知延州州東北阻山無城郭虜騎嘗乘之安期至卽大築城時方暑士卒有怨言安期益令廣袤計數百步令其下曰敢言者斬躬自督役不踰月而就元昊請

畫疆界朝廷欲遣使以問安期安期對曰此不足煩王人衙校可辦也議遂決暴得疾卒詔遣中使護其喪以歸安期雖乘世資頗以才自厲朝廷數器使之然無學術而求入侍經筵爲世所譏其奉養聲伎不減其父云論曰王欽若丁謂夏竦世皆指爲姦邪真宗時海內又安文治洽和羣臣將順不暇而封禪之議成於謂天書之誣造端於欽若所謂以道事君者固如是耶竦陰謀猜阻鉤致成事一居政府排斥相踵何其患得患失也欽若以贓賄干吏議其得免者幸矣然而黨惡醜正幾敗國家謂其尤者哉

與國家詰其失皆造便為請還所遷官馬淮浙一郡復
 楚若以顯顯干吏蕭其爵與皆幸矣然而黨惡顯五選
 辭則隨逐則事一官逆祿其利財難向其愚與愚夫也
 之臨也雖欲效楚若也則以故事皆皆固也長無刺劍指
 安文亦奇味擊由執則不期而挂斷之蕭也故階天書
 命歸主楚若下階以故世皆謂為哀原真宗神武肉父
 謝蕭宋人若楚若也世謂其奉養禮對不越其父也
 論也則雖乘山其所以十日自其時我漢器身之然無學
 人亦對河無也楚若也其暴其死卒階中刺其其爽以
 宋史卷二百八十三

宋史卷二百八十三考證

王欽若傳欽若自請北行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判天

雄軍○臣謙按宋通鑑上問寇準曰天雄軍重鎮孰

可為守準以王欽若薦欽若至未及有言準遽曰主

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參政為國柄臣當體此意

欽若驚懼不敢本傳乃云自請北行曲筆也

蜀平授隴城主簿

族所據省華盡去

端拱三年太宗親

明辨太宗廟左右

趙普嘗對不類本朝凡云自請北行曲筆也

上縣至非百千緡縶之日參如為國計且當歸北意

百為守華以王趙普蕭趙普至未及百言華數日主

將軍○趙普趙宋臣盡上問獄華曰天將軍重難

王趙普對趙普自請北行以工陪封頂參映如專降天

宋史卷二百八十三考證

宋史卷二百八十四三平卒年六十八韓偓太子少師

幾因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手疏

官列傳第四十三

陳堯佐兄堯叟弟堯咨從子漸宋庠弟祁其於長於兩

陳堯佐字希元其先河朔人高祖翔為蜀新井令因家

焉遂為閬州閬中人父省華字善則事孟昶為西水尉

蜀平授隴城主簿累遷櫟陽令縣之鄭白渠為隣邑強

族所據省華盡去壅遏水利均及民皆賴之徙樓煩令

端拱三年太宗親試進士伯子堯叟登甲科占謝辭氣

明辨太宗顧左右曰此誰子王沔以省華對即召省華

爲太子中允俄判三司都憑由司改鹽鐵判官遷殿中
丞河決鄆州命省華領州事俄爲京東轉運使超拜祠
部員外郎知蘇州賜金紫時遇水災省華復流民數千
戶殍者悉瘞之詔書褒美歷戶部吏部三員外郎改知
潭州省華智辨有吏幹入掌左藏庫判吏部南曹擢鴻
臚少卿景德初判吏部銓權知開封府轉光祿卿舊制
卿監坐朶殿太宗以省華權涖京府別設其位升於兩
省五品之南省華以府事繁劇請禁賓友相過從之未
幾因疾求解任拜左諫議大夫再表乞骸骨不許手詔
存問親閱方藥賜之三年卒年六十八特贈太子少師

堯佐進士及第歷魏縣中牟尉爲海喻一篇人奇其志
以試祕書省校書郎知朝邑縣會其兄堯叟使陝西發
中人方保吉罪保吉怨之誣堯佐以事降本縣主簿徙
下邳遷祕書郎知真源縣開封府司錄叅軍事遷府推
官坐言事忤旨降通判潮州修孔子廟作韓吏部祠以
風示潮人民張氏子與其母濯于江鱈魚尾而食之母
弗能救堯佐聞而傷之命三吏挈小舟操網往捕鱈至
暴非可網得至是鱈弭受網作文示諸市而烹之人皆
驚異召還直史館知壽州歲大饑出奉米爲糜粥食餓
者吏人悉獻米至振數萬人徙廬州以父疾請歸提點

開封府界事後爲兩浙轉運副使錢塘江篝火爲隄隄
再歲輒壞堯佐請下薪實土乃堅久不謂不以爲是徙
京西轉運使後卒如堯佐議徙河東路以地寒民貧仰
石炭以生奏除其稅又減澤州大廣冶鐵課數十萬徙
河北母老祈就養召糾察在京刑獄爲御試編排官坐
置等誤降官監鄂州茶場天禧中河決起知滑州造木
龍以殺水怒又築長堤人呼爲陳公堤初營永定陵復
徙京西轉運使入爲三司戶部副使徙度支同修真宗
實錄不試中書特擢知制誥兼史館修撰知通進銀臺
司進樞密直學士知河南府徙并州每汾水暴漲州民

輒憂擾堯佐爲築堤植柳數萬本作柳溪民賴其利召
同修三朝史代弟堯咨同知開封府累遷右諫議大夫
爲翰林學士遂拜樞密副使祥符知縣陳詒治嚴急吏
欲罪詒乃空縣逃去太后果怒而詒連呂夷簡親執政
以嫌不敢辨事下樞密院堯佐獨曰罪詒則姦吏得計
後誰敢復繩吏者詒由是得免以給事中叅知政事遷
尙書吏部侍郎太后崩執政多罷以戶部侍郎知永興
軍過鄭爲郡人王文吉以變事告下御史中丞范諷劾
治而事乃辨改知廬州徙同州復徙永興軍初太后遣
宦者起浮圖京兆城中前守姜遵盡毀古碑碣充磚甃

用堯佐奏曰唐賢人墓石今十亡七八矣子孫深刻大書欲傳之千載迺一旦與瓦礫等誠可惜也其未毀者願敕州縣完護之徙鄭州會作章惠太后園陵州供張甚嚴賜書褒諭旣而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以災異數見罷爲淮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以太子太師致仕卒贈司空兼侍中諡文惠堯佐少好學父授諸子經其兄未卒業堯佐竊聽已成誦初肄業錦屏山後從种放於終南山及貴讀書不輟善古隸八分爲方丈字筆力端勁老猶不衰尤工詩性儉約見動物必戒左右勿殺器服壞隨輒補之曰無

使不全見棄也號知餘子自誌其墓曰壽八十二不爲天官一品不爲賤使相納祿不爲辱三者粗可歸息於父母棲神之域矣陳搏嘗謂其父曰君三子皆當將相惟中子貴且壽後如搏言有集三十卷又有潮陽編野廬編愚邱集遣興集

堯叟字唐夫解褐光祿寺丞直史館與省華同日賜緋遷祕書丞久之充三司河南東道判官時宋亳陳潁民饑命堯叟及趙况等分振之再遷工部員外郎廣南西路轉運使嶺南風俗病者禱神不服藥堯叟有集驗方刻石柱州驛又以地氣蒸暑爲植樹鑿井每三二十里

置亭舍具飲器人免暘死會加恩黎桓爲交州國信使
初將命者必獲贈遺數千緡桓責賦歛於民往往斷其
手及足趾堯叟知之遂奏召桓子授以朝命而却其私
覲又桓界先有亡命來奔者多匿不遣因是海賊頻年
入寇堯叟悉捕亡命歸桓桓感恩併捕海賊爲謝先是
歲調雷化高藤容白諸州兵使輦軍糧汎海給瓊州其
兵不習水利率多沉溺咸苦之海北岸有遞角塲正與
瓊對伺風便一日可達與雷化高太平四州地水路接
近堯叟因規度移四州民租米輸于塲第令瓊州遣蠶
兵具舟自取人以爲便咸平初詔諸路課民種桑棗堯

叟上言曰臣所部諸州土風本異田多山石地少桑蠶
昔云八蠶之綿諒非五嶺之俗度其所產恐在安南今
其民除耕水田外地利之博者惟麻苧爾麻苧所種與
桑柘不殊旣成宿根旋擢新榦俟枝葉裁茂則刈穫之
周歲之間三收其苧復一固其本十年不衰始離田疇
卽可紡績然布之出每端止售百錢蓋織者衆市者少
故地有遺利民艱資金臣以國家軍須所急布帛爲先
因勸諭部民廣植麻苧以錢鹽折變收市之未及二年
已得三十七萬餘匹自朝廷克平交廣布帛之供歲止
及萬較今所得何止十倍今樹藝之民相率競勸杼軸

之功日以滋廣欲望自今許以所種麻苧頃畝折桑棗
之數諸縣令佐依例書歷爲課民以布赴官賣者免其
算稅如此則布帛上供泉貨下流公私交濟其利甚博
詔從之代還加刑部員外郎充度支判官未幾會撫水
蠻酋蒙令國殺使臣擾動命堯叟爲廣南東西兩路安
撫使賜金紫遣之事平遷兵部拜主客郎中樞密直學
士知三班兼銀臺通進封駁司制置羣牧使河決澶州
王陵口詔往護塞之遂與馮拯同爲河北河東安撫副
使時中外上封奏者甚衆命與拯詳定利害及與三司
議減冗事俄與拯並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有

言三司官吏積習依違文牒有經五七歲不決者吏民
抑塞水旱災沴多由此致請委逐部判官檢覆判決如
復稽滯許本路轉運使聞奏命官推鞠以警弛慢乃詔
堯叟與拯舉常參官幹敏者同三司使議減煩冗參決
滯務堯叟請以祕書丞直史館孫冕同領其事凡省去
煩冗文帳二十一萬五千餘道又減河北冗官七十五
員五年郊祀進給事中會王繼英爲樞密使以堯叟簽
署院事奉秩恩例悉同副使遷工部侍郎真宗幸澶淵
命乘傳先赴北砦按視戎事許以便宜景德中遷刑部
兵部二侍郎與王欽若並知樞密院事真宗朝陵權東

京留守每裁剽刑禁雖大辟亦止面取狀亟決遣之以
故獄無繫囚真宗曰堯叟素有裁斷然重事宜付有司
按鞫而詳察之因密加詔諭俄兼羣牧制置使始置使
卽以堯叟爲之及掌樞密卽罷其任至是以國馬戎事
之本宜得大臣總領故又委堯叟焉自是多立條約又
著監牧議述馬政之重預修國史大中祥符初東封加
尙書左丞詔撰朝覲壇碑進工部尙書獻封禪聖製頌
帝作歌答之祀汾陰爲經度制置使判河中府禮成進
戶部尙書時詔王欽若爲朝覲壇頌表讓堯叟不許別
命堯叟撰親謁太寧廟頌加特進賜功臣又以堯叟善

草隸詔寫途中御製歌詩刻石五年與欽若並以本官
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加檢校太尉從幸太清
宮加開府儀同三司未幾與欽若罷守本官仍領羣牧
明年復與欽若以本官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樞密使
堯叟素有足疾屢請告九年夏帝臨問勞賜加等疾甚
表求避位遣閣門使楊崇勳至第撫慰以詢其意堯叟
詞志頗確優拜右僕射知河陽肩輿入辭至便坐許三
子扶掖升殿賜詩爲餞又賜仲子希古緋服天禧初病
亟召其子執筆口占奏章求還輦下詔許之肩輿至京
師卒年五十七廢朝二日贈侍中諡曰文忠錄其孫知

言知章爲將作監主簿長子師古賜進士出身後爲都
官員外郎希古至太子中舍坐事除籍堯叟偉姿貌強
力奏對明辨多任知數人典機密軍馬之籍悉能周記
所著請盟錄三集二十卷母馮氏性嚴堯叟事親孝謹
怡聲侍側不敢以貴自處家本富祿賜且厚馮氏不許
諸子事華侈景德中堯叟掌樞機弟堯佐直史館堯咨
知制誥與省華同在北省諸孫任官者十數人宗親登
科者又數人榮盛無比賓客至堯叟兄弟侍立省華側
客不自安多引去舊制登樞近者母妻卽封郡夫人堯
叟以父在朝毋止從父封遂以妻封表讓于母朝廷援
制不許父旣卒帝欲褒封其母以問王旦旦曰雖私門
禮制未闕公朝降命亦無嫌也乃封上黨郡太夫人進
封滕國年八十餘無恙後堯叟數年卒

堯咨字嘉謨舉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濟州召爲
祕書省著作郎直史館判三司度支勾院始合三部勾
院兼總之擢右正言知制誥崇政殿試進士堯咨爲考
官三司使劉師道屬弟幾道以試卷爲識驗坐貶單州
團練副使復著作郎知光州尋復右正言知制誥知荆
南改起居舍人同判吏部流內銓舊格選人用舉者數
遷官而寒士無以進堯咨進其可擢者帝特遷之改右

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以龍圖閣直學士尙書工部郎中知永興軍長安地斥鹵無甘泉堯咨疏龍首渠注城中民利之然豪侈不循法度敞武庫建視草堂開三門築甬道出入列禁兵自衛用刑慘急數有杖死者嘗以氣凌轉運使樂黃目黃目不能堪求解去遂徙堯咨知河南府既而有發堯咨守長安不法者帝不欲窮治止削職徙鄧州才數月復知制誥堯咨性剛戾數被挫忽忽不自樂堯叟進見帝問之對曰堯咨豈知上恩所以保佑者自謂遭讒以至此爾帝賜詔條其事切責乃皇恐稱謝還判登聞檢院復龍圖閣直學士坐失舉降兵

部員外郎喪母起復工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會靈觀副使邊臣飛奏响廝囉立文法召蕃部欲侵邊以爲陝西緣邊安撫使再遷右諫議大夫知秦州徙同州以尙書工部侍郎權知開封府入爲翰林學士以先朝初榜甲科特詔班舊學士蔡齊之上換宿州觀察使知天雄軍位丞郎上堯咨內不平上章固辭皇太后特以隻日召見敦諭之不得已拜命自契丹修好城壁器械久不治堯咨葺完之然須索煩擾多暴怒列軍士持大槌侍前吏民語不中意立至困仆以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知鄆州建請浚新河自魚山至下杷以導積水拜武信

軍節度使知河陽徙澶州又徙天雄軍所居棟摧大星
竇于庭散爲白氣已而卒贈太尉諡曰康肅堯咨於兄
弟中最爲少文然以氣節自任工隸書善射嘗以錢爲
的一發貫其中兄弟同時貴顯時推爲盛族子述古太
子賓客致仕博古篤學能文爲館閣校勘早卒

從子漸字鴻漸少以文學知名於蜀淳化中與其父堯
封皆以進士試廷中太宗擢漸第輒辭不就願擢其父
許之至咸平初漸始仕爲天水縣尉時學者罕通揚雄
太元經漸獨好之著書十五篇號演元奏之召試學士
院授儀州軍事推官舉賢良方正科不中復調隴西防

禦推官坐法免歸不復有仕進意蜀中學者多從之遊
堯咨不學漸心薄之堯咨後貴顯與漸益不同因言漸
罪戾之人聚徒太盛不宜久留遠方卽召漸至京師授
潁州長史丁謂等知其無他得改鳳州團練推官遷耀
州節度推官卒有文集十五卷自號金龜子

宋庠字公序安州安陸人後徙開封之雍邱父杞嘗爲
九江掾與其妻鍾禱于廬阜鍾夢道士授以書曰以遺
爾子視之小戴禮也已而庠生他日見許真君像卽夢
中見者庠天聖初舉進士開封試禮部皆第一擢大理
評事同判襄州召試遷太子中允直史館歷三司戶部

判官同修起居注再遷左正言郭皇后廢庠與御史伏閣爭論坐罰金久之知制誥時親策賢良茂才等科而命與武舉人雜視庠言非所以待天下士宜如本朝故事命有司設次具飲膳斥武舉人令別試詔從之兼史館修撰知審刑院密州豪王澥私釀酒隣人往捕之澥給奴曰盜也盡使殺其父子四人州論奴以法澥獨不死宰相陳堯佐右澥庠力爭卒抵澥死改權判吏部流內銓遷尚書刑部員外郎仁宗欲以爲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中書言故事無自知制誥除執政者乃詔爲翰林學士帝遇庠厚行且大用矣庠初名郊李淑恐

其先已以奇中之言曰宋受命之號郊交也合姓名言之爲不祥帝弗爲意他日以論之因改名庠寶元中以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庠爲相儒雅練習故事自執政遇事輒分別是非嘗從容論及唐入閣儀庠退而上奏曰入閣乃有唐隻日於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唐有大內又有大明宮宮在大內之東北世謂之東內高宗以後天子多在大明宮之正南門曰丹鳳門門內第一天殿曰含元殿大朝會則御之第二殿曰宣政殿謂之正衙朔望大冊拜則御之第三殿曰紫宸殿謂之上閣亦曰內衙隻日常朝則御之天子坐朝須立仗於正衙殿或

乘輿止御紫宸卽喚仗自宣政殿兩門入是謂東西上
閣門也以本朝宮殿視之宣德門唐丹鳳門也大慶殿
唐含元殿也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
今欲求入閣本意施於儀典須先立仗文德庭如天子
止御紫宸卽喚仗自東西閣門入如此則差與舊儀合
但今之諸殿比於唐制南北不相對爾又按唐自中葉
以還雙日及非時大臣奏事別開延英殿若今假日御
崇政延和是也乃知唐制每遇坐朝日卽爲入閣其後
正衙立仗因而遂廢甚非禮也庠與宰相呂夷簡論數
不同凡庠與善者夷簡皆指爲朋黨如鄭戩葉清臣等

悉出之乃以庠知揚州未幾以資政殿學士徙鄆州進
給事中參知政事范仲淹去位帝問宰相章得象誰可
代仲淹者得象薦宋祁帝雅意在庠復召爲參知政事
慶歷七年春旱用漢災異策免三公故事罷宰相賈昌
朝輔臣皆削一官以庠爲右諫議大夫帝嘗召二府對
資政殿出手詔策以時事庠曰兩漢對策本延巖穴草
萊之士今備位政府而比諸生非所以尊朝廷請至中
書合議條奏時陳執中爲相不學少文故夏竦爲帝畫
此謀意欲困執中也論者以庠爲知體明年除尙書工
部侍郎充樞密使皇祐中拜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享明堂遷工部尚書嘗請復羣臣家廟曰慶歷元年赦書許文武官立家廟而有司終不能推述先典因循顧望使王公薦享下同委巷衣冠昭穆雜用家人緣偷襲弊甚可嗟也請下有司論定施行而議者不一卒不果復三年祁子與越國夫人曹氏客張彥方遊而彥方偽造敕牒爲人補官論死諫官包拯奏庠不戢子弟又言庠在政府無所建明庠亦請去乃以刑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後徙許州又徙河陽再遷兵部尚書入覲詔綴中書門下班出入視其儀物以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封莒國公數言

國家當慎固根本畿輔宿兵常盈四十萬美則出補更戍祖宗初謀也不苟輕改旣而與副使程戡不協戡罷而御史言庠昏惰乃以河陽三城節度同平章事判鄭州徙相州以疾召還英宗卽位移鎮武軍改封鄭國公庠在相州卽上章請老至是請猶未已帝以大臣故未忍遽從乃出判亳州庠前後所至以慎靜爲治及再登用遂沉浮自安晚愛信幼子多與小人遊不謹御史呂晦請敕庠不得以二子隨帝曰庠老矣柰何不使其子從之至亳請老益堅以司空致仕卒贈太尉兼侍中諡元獻帝爲篆其墓碑曰忠規德範之碑庠自應舉時與

祁俱以文學名擅天下儉約不好聲色讀書至老不倦
善正訛謬嘗校定國語撰補音三卷又輯紀年通譜區
別正閩爲十二卷掖垣叢志三卷尊號錄一卷別集四
十卷天資忠厚嘗曰逆詐恃明殘人矜才吾終身不爲
也沈邈嘗爲京東轉運使數以事侵庠及庠在洛邈子
監麴院因出借縣人負物杖之道死實以他疾而邈子
爲府屬所惡欲痛治之以法庠獨不肯曰是安足罪也
人以此益稱其長者弟祁豐三知州同平章事陟漢
祁字子京與兄庠同時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庠第三
章獻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庠第十而寘祁第十人

呼曰三宋以大小別之釋褐復州軍事推官孫奭薦之
改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召試授直史館再遷太常博
士同知禮儀院有司言太常舊樂數增損其聲不和詔
祁同按試李照定新樂胡瑗鑄鍾磬祁皆典之事見樂
志預修廣業記成遷尚書工部員外郎同修起居注權
三司度支判官方陝西用兵調費日蹙上疏曰兵以食
爲本食以貨爲資聖人一天下之具也今左藏無積年
之鏹太倉無三歲之粟尚方冶銅匱而不發承平如此
已自彫困良由取之旣殫用之無度也朝廷大有三冗
小有三費以困天下之財財窮用褊而欲興師遠事誠

無謀矣能去三冗節三費專備西北之屯可曠然高枕
矣何謂三冗天下有定官無限員一冗也天下廂軍不
任戰而耗衣食二冗也僧道日益多而無定數三冗也
三冗不去不可爲國請斷自今僧道已受戒具者姑如
舊其他悉罷還爲民可得耕夫織婦五十餘萬人一冗
去矣天下廂軍不擇孱小尪弱而悉刺之纔圖供役本
不知兵又且月支廩糧歲費庫帛數口之家不能自庇
多去而爲盜賊雖廣募之無益也其已在籍者請勿論
其他悉驅之南畝又得力耕者數十萬二冗去矣國家
郡縣素有定官譬以十人爲額常以十二加之卽遷代

罪謫隨取之而有今一官未闕羣起而逐之州縣不廣
於前而官五倍於舊吏何得不苟進官何得不濫除請
詔三班審官院內諸司流內銓明立限員以爲定法其
門廕流外貢舉等科實置選限稍務擇人俟有關官計
員補吏三冗去矣何謂三費一曰道場齋醮無有虛日
且百司供億至不可貲計彼皆以祝帝壽奉先烈祈民
福爲名臣愚以爲此主者爲欺盜之計爾陛下事天地
宗廟社稷百神犧牲玉帛使有司端委奉之歲時薦之
足以竦明德介多福矣何必希屑屑之報哉則一費節
矣二曰京師寺觀或多設徒卒添置官府衣糧率三倍

他處居大屋高廡不徭不役坐蠹齊民其尤者也而又
自募民財營建祠廟雖曰不費官帑然國與民一也捨
國取民其傷一焉請罷去之則二費節矣三日使相節
度不隸藩要夫節相之建或當邊鎮或臨師屯公用之
設勞衆而饗賓也今大臣罷黜率叨恩除坐靡邦用莫
此爲甚請自今地非邊要州無師屯者不得建節度已
帶節度不得留近藩及京師則三費節矣臣又聞之人
不率則不從身不先則不信陛下能躬服至儉風示四
方衣服起居無踰舊規後宮錦綉珠玉不得妄費則天
下響應民業日豐人心不搖師役可舉風行電照飲馬

西河蠹爾戎首在吾掌中矣徙判鹽鐵勾院同脩禮書
次當知制誥而庠方參知政事乃以爲天章閣待制判
太常禮院國子監改判太常寺庠罷祁亦出知壽州徙
陳州還知制誥權同判流內銓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杭
州留爲翰林學士提舉諸司庫務數釐正弊事增置勾
當公事官其屬言利害者皆使先稟度可否而後議於
三司遂著爲令徙知審官院兼侍讀學士庠復知政事
罷祁翰林學士改龍圖學士史館修撰修唐書累遷右
諫議大夫充羣牧使庠爲樞密使祁復爲翰林學士景
祐中詔求直言祁奏人主不斷是名亂春秋書殞霜不

殺菽天威暫廢不能殺小草猶人主不斷不能制臣下
又謂與賢人謀而與不肖者斷重選大臣而輕任之大
事不圖而小事急是謂三患其意主於彊君威別邪正
急先務皆切中時病會進溫成皇后爲貴妃故事命妃
皆發冊妃辭則罷冊禮然告在有司必俟旨而後進又
凡制詞旣授閣門宣讀學士院受而書之送中書結三
省衙官告院用印乃進內祁適當制不俟旨寫誥不送
中書徑取官告院印用之亟封以進后方愛幸覬行冊
禮得告大怒擲于地祁坐是出知許州甫數月復召爲
侍讀學士史館脩撰祀明堂遷給事中兼龍圖閣學士

坐其子從張彥方游出知亳州兼集賢殿脩撰歲餘徙
知成德軍遷尙書禮部侍郎請弛河東陝西馬禁又請
復唐馱幕之制居正月徙定州又上言天下根本在河
北河北根本在鎮定以其扼賊衝爲國門戶也且契丹
搖尾五十年狼態獠心不能無動今垂涎定鎮二軍不
戰則博深趙邢洺直擣其虛血吻婪進無所顧藉臣竊
慮欲兵之強莫如多穀與財欲士訓練莫如善擇將帥
欲人樂鬪莫如賞重罰嚴欲賊顧望不敢前莫如使鎮
重而定疆夫耻怯尙勇好論事甘得而忘死河北之人
殆天性然陛下少勵之不憂不戰以欲戰之士不得善

將雖鬪猶負無穀與財雖金城湯池其勢必輕今朝廷
擇將練卒制財積糧廼以陝西河東爲先河北爲後非
策也西賊兵銳士寡不能深入河東天險彼憚爲寇若
河北不然自薊直視勢同建瓴賊鼓而前如行堯在故
謀契丹者當先河北謀河北者捨鎮定無議矣臣願先
入穀鎮定鎮定旣充可入穀餘州列將在陝西河東有
功狀者得遷鎮定則鎮定重天下久平馬益少臣請多
用步兵夫雲奔飈馳抄後掠前馬之長也疆弩巨槌長
槍利刀什伍相聯大呼薄戰步之長也臣料朝廷與敵
相攻必不深入窮追毆而去之及境則止此不待馬而

步可用矣臣請損馬益步故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鬪健
我能用步所長雖契丹多馬無所用之夫鎮定一體也
自先帝以來爲一道帥專而兵不分故定堪其胷則鎮
擣其脅勢自然耳今判而爲二其顯顯有害者屯砦山
川要險之地裂而有之平時號令文移不能一賊脫叩
營壘則彼此不相謀尙肯任此責邪請合鎮定爲一路
以將相大臣領之無事時以鎮爲治所有事則遷治定
指授諸將權一而責有歸策之主也陛下當居安思危
熟計所長必待事至而後圖之殆矣河東馬疆士習善
馳突與鎮定若表裏然東下井陘不百里入鎮定矣賊

若深入以河東健馬佐鎮定兵掩其情若歸者萬出萬全此一奇也臣聞事切於用者不可以文陳臣所論伴目繁碎要待刀筆吏委曲可曉臣已便俗言之輒別上擇將畜財一封乞下樞密院三司裁制之又上禦戎論七篇加端明殿學士特遷吏部侍郎知益州尋除三司使右司諫吳及嘗言祁在定州不治縱家人貸公使錢數千緡在蜀奢侈過度旣而御史中丞包拯亦言祁益部多游燕且其兄方執政不可任三司乃加龍圖閣學士知鄭州唐書成遷左丞進工部尚書以羸疾請便醫藥入判尚書都省踰月拜翰林學士承旨詔遇入直許

一子主湯藥復爲羣牧使尋卒遺奏曰陛下享國四十年東宮虛位天下係望人心未安爲社稷深計莫若擇宗室賢材進爵親王爲七鬯之主若六宮有就館之慶聖嗣蕃衍則宗子降封郡王以避正嫡此定人心防禍患之大計也又自爲誌銘及治戒以授其子三日歛三月葬慎無爲流俗陰陽拘忌也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卽止使數十年足以腊吾骸朽衣巾而已母以金銅雜物置冢中且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爲吏在良二千石下勿請諡勿受贈典冢上植五株栢墳高三尺石翁仲他獸不得用若等不可違命若等兄

弟十四人惟二孺兒未仕以此諉莒公莒公在若等不
孤矣後贈尚書祁兄弟皆以文學顯而祁尤能文善議
論然清約莊重不及庠論者以祁不至公輔亦以此云
修唐書十餘年自守亳州出入內外嘗以橐自隨為列
傳百五十卷預修籍田記集韻又撰大樂圖二卷文集
百卷祁所至治事明峻好作條教其子遵治戒不請諡
久之學士承旨張方平言祁法應得諡諡曰景文
論曰咸平天聖間父子兄弟以功名著聞于時者於陳
堯佐宋庠見之省華聲聞由諸子而益著堯佐相業雖
不多見世以寬厚長者稱之堯叟出典方州人為侍從

課布帛修馬政減冗官有足稱者庠明練故實文藻雖
不逮祁孤風雅操過祁遠矣君子以為陳之家法宋之
友愛有宋以來不多見也嗚呼賢哉

宋史卷二百八十四
 列傳第四十四
 陳執中
 陳執中字昭譽以父恕任為祕書省正字累遷衛尉寺丞知梧州上復古要道三篇真宗異而召之帝屬疾春秋高大臣莫敢言建儲者執中進演要三篇以蚤定天下根本為說翌日帝以他疏示輔臣皆贊曰善帝指其袖中日又有善於此者出之廼演要也因召對便殿勞

宋史卷二百八十四

列傳第四十四

宋史卷二百八十五

列傳第四十五

再遷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無列傳第四十四

兼輔陳執中同姓劉內沆

兼輔陳執中

同姓劉

內沆

馮可拯

子

行已

中安

鹽鐵賈昌朝

弟昌衡從子

梁適

孫

子美

員快

陳執中字昭譽以父恕任為祕書省正字累遷衛尉寺

丞知梧州上復古要道三篇真宗異而召之帝屬疾春

秋高大臣莫敢言建儲者執中進演要三篇以蚤定天

下根本為說翌日帝以他疏示輔臣皆贊曰善帝指其

袖中日又有善於此者出之廼演要也因召對便殿勞

問久之擢右正言逾月遂立皇太子明年坐考御史進士卷差謬貶衛尉寺丞監岳州酒務稍復殿中丞通判撫州復右正言曹利用婿盧士倫除福建運使憚遠不行利用爲請乃改京東執中嘗劾奏之利用挾私忿出執中知漢陽軍及利用得罪乃召爲羣牧判官權三司鹽鐵判官知諫院提舉諸司庫務以尙書工部員外郎兼御史知雜同判流內銓遷三司戶部副使明道中安撫京東進天章閣待制使還知應天府徙江寧府揚州再遷工部郎中改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元昊寇延州手詔咨訪輔臣攻守

方畧執中旣上對退復奏疏曰元昊乘中國久不用兵竊發西垂以游兵困勁卒甘言悅守臣一旦連犯亭障延安幾至不保此蓋范雍納詭說失於戒嚴劉平輕躁喪其所部上下紛攘遠近震駭自金明李士彬族破而並邊籬落皆大壞塞門金明相距二百里宜列修三城城屯兵千人益募弓箭手寇大至則退保小至則出關選閣門祗候以上爲塞主都監以諸司使爲盧關一路都巡檢以兵二千屬之使爲三砦之援熟羌居漢地久者委邊臣拊存之反覆者破逐之至於新拊黠羌如涇原康奴滅滅大蟲族久居內地常有叛心不肆剪除恐

終爲患今軍須之出民已愁嘆復欲徧修城池如河北之制及夏須成使神運之猶恐不能民力其堪此乎陝西地險非如河北惟涇州鎮戎軍勢稍平易若不責外守而勞內營非策之上也宜修並邊城池其次如延州之鄜同環慶之邠寧不過五七處量爲營葺則科率減民力蘇矣今賊勢方張宜靜守以驕其志蓄銳以挫其鋒增土兵以備守禦省騎卒以減轉餉然後徐議盪平改張節度更須主張將臣橫議不入則忠臣盡節而捐軀矣旣而議刺土兵久不決罷知青州又以資政殿學士知河南府改尙書工部侍郎陝西同經畧安撫招討

使與夏竦同知永興軍議邊事多異同詔令互出巡邊乃屯涇州令諸部曰寇藉吾水草鈔邊圖利不除且復至命悉焚之表解兵柄以爲兵尙神密千里稟命非所以制勝宜屬四路各保疆圉朝議善之就知陝州復徙青州於是請城傅海諸州朝廷重興役有詔不許執中不奉詔卒城之明年沂卒王倫叛趣淮南執中遣巡檢傅永吉追至采石磯捕殺之召拜參知政事諫官孫甫蔡襄極論不可帝遣使馳賜敕告踰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西夏納款與宰相賈昌朝請解樞密七年春旱昌朝罷執中降給事中已而

加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踰月復官皇祐初以足疾
辭位自陳不願爲使相大學士學士孫抃當制遂以尙
書左丞知陳州宰相文彥博宋庠以爲禮薄帖麻改兵
部尙書遷吏部觀文殿大學士久之拜集慶軍節度使
同平章事判大名府河決商胡走大名程琳欲爲堤不
果成而去執中乘年豐調丁夫增築二十里以障橫潰
以吏部尙書復拜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每朝退閉
中書東便門以防漏泄三司勾當公事及監場務官權
勢所引者皆奏罷之內外爲之肅然會張貴妃薨治喪
皇儀殿追冊爲后王洙石全彬務以非禮導帝意執中

隨輒奉行至以洙爲員外翰林學士全彬領觀察使給
留後奉久之嬖妾笞小婢出外舍死御史趙抃列八事
奏劾執中歐陽修亦言之至和三年春旱諫官范鎮言
執中爲相不病而家居陛下欲弭災變宜速退執中以
快中外之望旣而御史中丞孫抃與其屬郭申錫毋湜
范師道趙抃請合班論奏詔令輪日入對卒罷執中爲
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踰年辭節改尙書左
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封英國公徙河南府又徙曹州皆
不赴過都以疾賜告就第拜司徒岐國公致仕卒贈太
師兼侍中執中在中書八年人莫敢于以私四方問遺

不及門惟殿前都指揮使郭承祐數至其家爲御史所言遂詔中書樞密自今非聚廳無見賓客及議諡禮官韓維曰執中以公卿子遭世承平因緣一言遂至貴顯天子以後宮之喪問所以葬祭之禮執中位上相不能總率羣司考正儀典知治喪皇儀非嬪御之禮追冊位號於宮闈有嫌建廟用樂踰祖宗舊制皆白而行之此不忠之大者閨門之內禮分不明夫人正室踈薄自絀庶妾賤人悍逸不制其治家無足言者宰相不能秉道率禮正身齊家方杜門深居謝絕賓客曰我無私也我不黨也豈不陋哉諡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

執中出入將相以一品就第寵祿光大矣得位行政賢士大夫無述焉不勤成名矣請諡曰榮靈後改諡恭襄詔諡曰恭帝篆其墓碑曰褒忠之碑子世儒官至國子博士妻李與羣婢殺世儒所生母世儒與謀皆棄市劉沆字沖之吉州永新人祖景洪始楊行密得江西衙將彭玕據州自稱太守屬景洪以兵欲脅衆附湖南景洪僞許之復以州歸行密退居不仕及徐溫建國以禮聘之不起官其子煦爲殿直都虞候父素不仕以財雄里中喜賓客景洪嘗告人曰我不從彭玕幾活萬人後世當有隆者因名所居北山曰後隆山山有牛僧孺讀

書堂卽故基築臺曰聰明臺沆母憂衣冠丈夫曰牛相
公來已而有娠迺生沆及長倜儻任氣舉進士不中自
稱退士不復出父力勉之天聖八年始擢進士第二爲
大理評事通判舒州有大獄歷歲不決沆數日決之章
獻太后建資聖浮圖內侍張懷信挾詔命督役嚴峻州
將至移疾不敢出沆奏罷懷信再遷太常丞直集賢院
出知衡州大姓尹氏欺鄰翁老子幼欲竊取其田乃僞
作賣券及鄰翁死遂奪而有之其子訴于州縣二十年
不得直沆至復訴之尹氏持積歲稅鈔爲驗沆曰若田
千頃歲輸豈特此耶爾始爲券時嘗如赦問鄰乎其入

固多在可訊也尹氏遂伏罪遷太常博士歷三司度支
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擢右正言知制誥判吏部流內
銓奉使契丹館伴杜防強沆以酒沆霑醉拂袖起因罵
之坐是出知潭州又降知和州改右諫議大夫知江州
時湖南蠻獠數出寇至殺官吏以沆爲龍圖閣直學士
知潭州兼安撫使許便宜從事沆大發兵至桂陽招降
二千餘人使散居所部而蠻酋降者皆奏命以官又募
土兵分捕餘黨破桃油平能家源斬馘甚衆已而賊復
出殺裨將胡元坐降知鄂州徙京南遷給事中徙洪州
還知審刑院除知永興軍頃之以龍圖閣學士權知開

封府數發隱伏祀明堂遷尙書工部侍郎踰年拜叅知政事初沆在府有張彥方者客越國夫人曹氏家受富民金爲僞告敕旣敗繫獄沆抵彥方死辭不及曹氏曹氏張貴妃母也沆旣用諫官御史皆謂沆於彥方獨不盡疑以此進爭論之帝不聽貴妃薨追冊皇后沆爲監護使數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改園陵使御史中丞孫抃御史范師道毋湜言宰相不當爲贈后典葬不報旣葬賜后閣中金器數百兩力辭而請其子瑾試學士院遂帖職時中書可否多用例人或援例以訟而法有不行沆進言三弊曰近臣保薦辟請動

踰數十皆浮薄權豪之流交相薦舉有司以之貿易而遂使省府臺閣華資要職路分監司邊防寄任授非公選多出私門又職掌吏人遷補有常而或減選出官超資換職堂除便家先次差遣之類此近臣保薦之弊一也審官吏部銓三班當入川廣乃求近地當入近地又求在京及堂除升陟省府館職檢討之類此近臣陳劄親屬之弊二也其叙錢穀管庫之勞捕賊昭雪之賞常格雖存僥倖猶甚以法則輕以例則厚執政者不能持法多以例與之此叙勞干進之弊三也願詔中書樞密凡三事毋用例餘聽如舊事旣施行而衆頗不悅尋如

舊文彥博富弼復入爲相彥博爲昭文館大學士弼監
修國史沆遷兵部侍郎位在弼下論者以爲非故事由
學士楊察之誤乃帖麻改沆監修國史弼爲集賢殿大
學士沆旣疾言事官因言自慶歷後臺諫官用事朝廷
命令之出事無當否悉論之必勝而後已專務抉人陰
私莫辨之事以中傷士大夫執政畏其言進擢尤速沆
遂舉行御史遷次之格滿二歲者與知州御史范師道
趙抃歲滿求補郡沆引格出之中丞張昇等言沆挾私
出御史時樞密使狄青亦因御史言罷知陳州沆奏曰
御史去陛下將相削陛下爪牙此曹所謀臣莫測也昇

等益論辨不已罷沆爲觀文殿大學士工部尙書知應
天府遷刑部尙書徙陳州沆長於吏事性豪率少儀矩
然任數善刺探權近過失陰持之以軒輊取事論者以
此少之卒贈左僕射兼侍中知制誥張瓌草詞詆沆其
家不敢請諡帝爲篆墓碑曰思賢之碑子瑾嘗爲天章
閣待制坐法免後以功復職限其甚大閣請立精王示
馮拯字道濟父俊事漢湘陰公劉贇贇死俊與從行千
餘人繫侍衛獄周太祖赦出之授檢校太子賓客戍安
遠軍馭馬鎮辭不行因徙居河陽拯以書生謁趙普普
奇其狀曰子富貴壽考宜不下我舉進士補大理評事

通判峽州權知澤州徙坊州遷太常丞江南旱命馳傳振貸貧乏察官吏能否還奏稱旨權知石州擢右正言歲餘代歸出使河北與轉運使樊知古計邊儲還判三司戶部理欠憑由司爲度支判官淳化中有上封請立皇太子者拯與尹黃裳王世則洪湛伏閣請立許王元僖太宗怒悉貶嶺外拯知端州旣至上言請遣使括諸路隱丁更制版籍及議鹽法通商凡十餘事太宗欲召還參知政事寇準素不悅拯乃徙知鼎州改通判廣州郊祀畢覃恩拯與通判彭惟節皆遷尙書員外郎惟節以太常博士爲屯田員外而拯以左正言爲虞部員外

拯書名舊在惟節上及奏事如故準切責之拯上書言準阿意不平準坐此罷拯以母喪請內徙命知江州真宗卽位進比部員外郎御史中丞李惟清表爲推直官判三司度支勾院遷駕部咸平初坐試開封進士賦涉譏訕下拯御史臺未幾釋之明年兼侍御史知雜事時西北用兵王超傳潛將兵出定瀛間觀望玩寇拯極論之不報超等果逗撓覆軍命拯按傳獄抵潛罪竄流之擢祠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權判吏部流內銓以審官及銓法未備建請凡蔭補京官試讀一經書家狀通習爲中格始得仕同勾當三班院向敏中宣撫河北河東拯

及陳堯叟爲副宴餞長春殿明年以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帝欲修綏州謀諸輔臣拯與宰相向敏中等皆曰便宰相呂蒙正參知政事王旦王欽若皆曰宜棄勿修帝遣洪湛馳驛往視還上七利二害卒修完之時上封者言三司多滯務州郡稟疑事吏民訴理冤獄依違不決者輒數歲水旱或由於此詔拯選幹強吏同三司使裁冗事督舉稽留遂與判度支勾院孫冕省帳牘二十一萬五千本併廢冗官十五員遷尙書工部侍郎簽書樞密院事賜手札訪邊事拯謂備邊之要不扼險以制敵之衝未易勝也若於保州威虜間依徐鮑河爲

陣其形勢可取勝矣前歲王顯違詔不趨要地契丹初壓境王師未行而契丹騎已入鈔賴霖雨乃遁去比王超奏敵已去而東路奏敵方來旣聚軍中山以救望都而兵困糧匱將臣陷歿幾盡超等僅以身免今防秋宜於唐河增屯兵至六萬控定武之北爲大陣邢州置都總管爲中陣天雄軍置鈐轄爲後陣罷莫州狼山兩路兵從之景德中爲參知政事再遷兵部侍郎攝事享太廟有司供帳幔守奉人宿廟室前喧囂不肅拯以聞詔專爲廟享製帟幕什器藏宗正寺禁吏卒登廟階王濟上編敕帝以其煩簡不一語輔臣曰顯德敕尤煩蓋世

宗嚴急出于一時之意臣下不敢言其失也王旦進曰
詔敕宜簡近亦傷於煩拯對曰開寶間除諸州通判敕
刑獄錢穀悉條列約束今則畧矣時契丹始盟拯言邊
方騷動武臣幸之以爲利帝曰朝廷以信爲守然戒備
不可廢也此外當靜治以安吾民爾爾其奉承之大中
祥符初嚴貢舉糊名法拯與王旦論選舉帝前拯請兼
攷策論不專以詩賦爲進退帝曰可以觀才識者文論
也拯論事多合帝意如此封泰山爲儀仗使禮成進尙
書左丞以疾在告數請罷帝以手詔諭旨又命宰相王
旦就第勸拯起視事從祀汾陰爲儀仗使遷工部尙書

復以疾求罷拜刑部尙書知河南府聽以府事委官屬
七年除御史中丞又以疾辭除戶部尙書知陳州真宗
嘗謂王旦曰拯固求閒郡何邪旦對曰馬知節嘗譏拯
好富貴所欲節度使爾拯恐爲知節所量不敢請大藩
殆爲此也再知河南府遷兵部尙書入判尙書都省以
吏部尙書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樞密使其
冬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太子少傅同平章事集賢殿
大學士進左僕射乾興元年進封魏國公遷司空兼侍
中輔臣會食資善堂召議事丁謂獨不預謂知得罪頗
哀請錢惟演遽曰當致力無大憂也拯熟視惟演惟演

脚踏及對承明殿太后怒甚語欲誅謂拯進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卽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謂豈有逆謀哉第失奏山陵事耳太后怒少解謂旣貶拯代謂爲司徒玉清昭應宮使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又爲山陵使奉安眞宗御容于西京尋在病告帝賜白金五千兩拯叩頭稱謝五上表願罷相拜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判河南府卽卧內賜告及旌纛遣內司賓撫問還奏其家儉陋被服甚質太后賜以衾裯錦綺屏然拯平居自奉侈靡顧禁中不知也旣卒贈太師中書令謚文懿拯氣貌嚴重宦者傳詔至中書不延坐工部尙書

林特嘗詣第累日不得通白以谷事使詣中書旣至又遣堂吏謂之曰公事何不自達朝廷卒不見特大愧而去錢惟演營入相拯以太后姻家力言之遂出惟演河陽子行已伸已

行已字肅之以父任爲右侍禁涇原路駐泊都監知憲州因治狀增秩歷石保霸冀莫五州所至有能稱夏人旣納款疆候播言契丹治兵幽燕大爲戰具議者欲解西備北行已言遼夏爲與國元昊入貢容懷詭計幽燕治兵或爲虛聲邊鄙之虞恐不在河朔也皇祐中知定州韓琦薦爲路鈐轄徙知代州管幹河東緣邊安撫事

夏人掠麟州蕃部且盜耕屈野河西田遇官軍連邏者輒聚射詔行已計之行已言此姦民無忌憚非君長過不宜以細故啓大釁但加戒戢足矣五臺山寺調廂兵義勇繕葺爲除和糴穀三萬行已謂不可損歲入之儲以事不急之務進西上閣門使四遷客省使更高陽關秦鳳定州大名府路馬步總管以衛州防禦使致仕預洛陽耆英之集元祐中終金州觀察使年八十四
伸已字齊賢以蔭補右侍禁累遷西頭供奉官授閣門祗候桂州兵馬都監轉運使俞獻可辟知廉州久之安化蠻擾邊獻可又薦知宜州天聖中改桂宜融柳象沿

邊兵馬都監遂專溪峒事以禮賓使復知宜州代還道改供備庫使知邕州治舍有井相傳不敢飲飲輒死伸已日汲自供終更無恙旁城數里有金花木土俗言花開卽瘴起人不敢近伸已故以花盛時酣燕其下亦復無害明道恭謝改東染院使領榮州刺史梓夔路兵馬鈐轄遷洛苑使知桂州兼廣西鈐轄道江陵會安化蠻犯邊官軍不利仁宗遣中人趣伸已討之伸已日夜疾馳至宜州繕器甲募丁壯轉糧餉由三路以進伸已臨軍單騎出陣語酋豪曰朝廷撫汝甚厚汝乃自取滅亡耶今我奉天子命來汝聽吾言則生不則無噍類矣衆

仰泣羅拜曰不圖今日再見馮公也明日蠻渠棄兵械
率衆降軍門初部卒以覆將畏匿伸巳日紀律不明主
將也戰士何罪請於朝貸其死以勞遷西上閣門使知
宜州樂善蠻寇武陽伸巳遣諭禍福蠻大悅悉還所掠
又莫世堪負險強黠抄劫邊戶爲疆場患伸巳設伏擒
捕皆寘于法遷果州團練使在宜二年徙桂州改右武
衛大將軍守本官分司西京卒始安化蠻叛區希範應
募擊賊賊平希範詣闕而言其功朝廷下宜州伸巳謂
希範無功妄要賞遂編管全州其後希範遁歸謀爲亂
欲殺伸巳嶺外騷然議者皆罪伸巳焉

賈昌朝字子明真定獲鹿人晉史官緯之從曾孫也天
禧初真宗嘗祈穀南郊昌朝獻頌道左召試賜同進士
出身主晉陵簿賜對便殿除國子監說書孫奭判監獨
稱昌朝講說有師法他日書路隨韋處厚傳示昌朝曰
君當以經術進如二公爲潁川郡王院伴讀再遷殿中
丞歷知宜興東明縣奭侍讀禁中以老辭薦昌朝自代
詔試中書尋復國子監說書上言禮母之諱不出於官
今章獻太后易月制除猶諱父名非尊宗廟也詔從之
景祐中置崇政殿說書以授昌朝誦說明白帝多所質
問昌朝請記錄以進賜名邇英延義記注加直集賢院

太平興國寺災是夕大雨震雷朝廷議修復昌朝上言
易震之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近年寺觀屢災
此殆天示警告可勿繕治以示畏天愛人之意西域僧
獻佛骨銅像昌朝請加賜遣還母以所獻示中外悉行
其言天章閣置侍講亦首命昌朝累遷尙書禮部郎中
史館修撰劉平爲元昊所執邊吏誣平降賊議收其家
昌朝曰漢族殺李陵陵不得歸而漢悔之先帝厚撫王
繼忠家終得繼忠用平事未可知使收其族雖平在亦
不得還矣乃得不收擢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兼侍
講初銓法縣令奉錢滿萬二千乃舉令昌朝曰法如此

則小縣終不得善令請槩舉令而與之奉如大縣進龍
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
兼判國子監議者欲以金縉陷契丹使攻元昊昌朝曰
契丹許我有功則責報無窮矣力止之乃上言曰太祖
初有天下監唐末五代方鎮武臣土兵牙校之盛盡收
其威權當時以爲萬世之利及太宗時將帥率多舊人
猶能仗威靈稟成算出師禦寇所向有功近歲恩倖子
弟飾厨傳釣名譽多非勲勞坐取武爵折衝攻守彼何
自而知哉然邊鄙無事尙得自容自西羌之叛士不練
習將不得人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則必敗此

削方鎮太過之弊也况親舊恩倖出卽爲將素不知兵
一旦付以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死地矣此用親舊恩倖
之弊也今楊崇勲李昭亮尙任邊鄙望速選士代之方
鎮守臣無數更易刺史以上宜慎所授以待有功此掇
弊之一端也又上備邊六事其六曰馭將帥自古帝王
以恩威馭將帥賞罰馭士卒用命則軍政行而戰功集
太祖脫裘帽賜王全斌曰今日居此幄尙寒不可禦况
伐蜀將士乎此馭之以恩也曹彬李漢瓊討江南太祖
召彬至前立漢瓊等於後授以劔曰副將以下不用命
者得專戮之漢瓊等股栗而退此馭之以威也太祖雖

削武臣之權然一時賞罰及用財集事皆聽其專有功
則賞有敗則誅今每命將帥必先疑貳非近倖不信非
姻舊不委今陝西四路總管而下鈐轄都監巡檢之屬
悉叅軍政謀之未成事已先漏甲可乙否上行下戾主
將不專號令故動則必敗請自今命將去疑貳推恩惠
務責以大效得一切便宜從事偏裨有不聽令者以軍
法論此馭將之道也其二曰復土兵今河北河東強壯
陝西弓箭手之類土兵遺法也河北鄉兵其廢已久陝
西土兵數爲賊破存者無幾臣以謂河北河東強壯已
召近臣詳定法制每鄉爲軍其材能絕類者籍其姓名

遶補之陝西蕃落弓箭手貪召募錢物利月入糧奉多
就黥涅爲營兵宜優復田疇使力耕死戰世爲邊用可
以減屯戍省供饋矣內地州縣增置弓手如鄉軍之法
而閱試之其三日訓營卒太祖朝令諸軍毋得食肉衣
帛營舍有粥酒肴則逐去士卒有服繒綵者笞責之異
時被鎧甲冒霜露戰勝攻取皆此曹也今營卒驕惰臨
敵無勇舊例三年轉員謂之落權正授雖未能易此制
卽不必一例使爲總管鈐轄擇有才勇可任將帥者授
之况今之兵仗製造殊不適用宜按八陣五兵之法以
時教習使啓殿有次序左右有形勢前却相附上下相

援令之曰失一隊長則斬一隊何慮衆不爲用乎其四
曰制遠人今四夷蕩然與中國通在北則臣契丹其西
則臣元昊二國合從有犄角中國之勢借使以歲幣羈
縻之臣恐不可勝算古之備邊西有金城上郡北則雲
中鴈門今自滄之秦綿亘數千里無山河之阻獨特州
縣鎮戍爾歲所供贍又不下數千萬一穀不熟或至狼
狽契丹近歲兼用燕人治國建官一同中夏元昊據河
南列郡而行賞罰此中國患也宜度西方諸國如沙州
唃廝明珠滅臧之族近北如黑水女真高麗新羅之屬
舊通中國募人往使誘之使歸我則勢分而釁生體解

而瓦裂矣其五曰綏蕃部屬戶者邊垂之屏翰也延有金明府有豐州皆戎人內附之地朝廷恩威不立疆敵迫之塞上諸州藐焉孤壘蕃部旣壞土兵亦衰破敵之日未可期也臣請陝西緣邊諸路守臣皆帶安撫蕃部之名擇其族大有勞者爲首帥如河東折氏之比庶可爲吾藩籬之固也其六曰謹覘候古者守封疆出師旅居則有行人之覘國戰則有前茅之慮無其謹如此太祖命李漢超鎮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棗州郭進控山西武守琪戍晉陽李謙溥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

業鎮靈武筦權之利悉輸之軍中聽其貿易而免其征稅邊臣富於財得以爲間謀羗夷情狀無不預知二十年間無外顧之憂今日西鄙任邊事者敵之情狀與山川道路險易之勢絕不通曉使蹈不測之淵入萬死之地肝腦塗地狼狽相藉何以破敵制勝耶願監藝祖任將帥之制邊城財用悉以委之募敢勇之士爲爪牙臨陣自衛無殺將之辱募死力爲覘候而望敵知來無陷兵之耻書奏多施行之昌朝請度經費罷不急詔與三司合議歲所省緡錢百萬又言朝臣七十筋力衰者宜依典故致仕有功狀可留者勿拘因疏耄昏不任事者

八人令致仕慶歷三年拜參知政事上言用兵以來天下民力頗困請詔諸路轉運使毋得承例折變科率須科折者悉聽奏裁雖奉旨及三司文移於民不便者亦以上聞以工部侍郎充樞密使尋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仍兼樞密使居兩月拜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昌朝獨曰自古將帥被執歸者多不死元孫由是得免詔有司議升祔奉慈廟三后有司論不一昌朝曰章獻母儀天下章懿誕育聖躬宜如祥符升祔元德皇后故事章惠於陛下有慈保之恩當別享奉慈廟如故乃奉二后神主升祔真

宗廟密詔遷中外官一等優賜諸軍昌朝與同列力疏乃止又詔遷二府官益固辭元昊既歿附請宰相罷兼樞密使六年日食帝謂昌朝等曰謫見于天願歸罪朕躬卿宜究民疾苦思所以利安之昌朝對曰陛下此言足以弭天變臣敢不夙夜孜孜以奉陛下帝又曰人主懼天而修德猶人臣畏法而自新也昌朝因頓首謝明年春旱帝避正寢減膳昌朝引漢災異冊免三公故事上表乞罷參知政事吳育數與昌朝爭議上前論者多不直昌朝有向綬者知永靜軍疑通判譖已誣以事迫令自殺高若訥知審刑院附昌朝議欲從輕坐吳育力

爭綬卒減死一等未幾若訥爲御史中丞言大臣廷爭不肅故雨不時若遂罷育而除昌朝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河北安撫使帝賜銀飾肩輿尋以討貝州賊有功移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偕言賊發昌朝部中不當賞弗從契丹聚亡卒勇伉者號投來南軍邊法卒亡自歸者死昌朝除其法歸者輒遷補於是來者稍衆因廉知契丹事契丹遂拒亡卒黜南軍不用邊人以地外質契丹故稍侵邊界昌朝爲立法質地而主不時贖人得贖而有之歲餘地悉復三司使葉清臣移用河北庫錢昌朝格詔

不與清臣論列不已遂出清臣河陽徙昌朝判鄭州過闕入覲留爲祥源觀使拜尙書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尙書都省朝會班中書門下視其儀物歲中求外復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判鄭州固辭僕射侍中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中謝自昌朝始也母喪去位服除判許州召對邇英閣帝問乾卦昌朝上奏曰乾之上九稱亢龍有悔悔者凶災之萌爻在亢極必有凶災不言凶而言悔者以悔有可凶可吉之義修德則免悔而獲吉矣用九見羣龍無首吉聖人用剛健之德乃可決萬機天下久盛柔不可以濟然亢而

過剛又不能久獨聖人外以剛健決事內以謙恭應物
不敢自矜爲天下首乃吉也手詔優答又言漢唐都雍
置三輔內翼京師朝廷都汴而近京諸郡皆屬他道制
度不稱王畿請析京東之曹州京西之陳許滑鄭皆隸
開封府以四十二縣爲京畿帝納之將行命講讀官餞
于資善堂復判大名府兼河北安撫使時河決商胡昌
朝請復故道不從語在河渠志六塔功敗賓棣德博民
多水死昌朝振拯之甚力內侍劉恢往視還言河決趙
征村與帝名嫌爲不祥時皆謂昌朝使之以搖當國者
嘉祐元年進封許國公又兼侍中尋以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爲樞密使三年宰相文彥博請罷諫官御史恐昌
朝代彥博乃相與言昌朝建大第別勅客位以待宦官
宦官有矯制者樞密院釋不治遂以鎮安軍節度使右
僕射檢校太師侍中兼充景靈宮使出判許州又以保
平軍節度陝州大都督府長史移大名府兼安撫使英
宗卽位徙鳳翔節度使加左僕射鳳翔尹進封魏國公
治平元年以侍中守許州力辭弗許明年以疾留京師
迺以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卒年六十八
謚曰文元御書墓碑曰大儒元老之碑所著羣經音辨
通紀時令奏議文集百二十二卷昌朝在侍從多得名

舉及執政乃不爲正人所與而數有攻其結宦官宮人者初昌朝侍講時同王宗道編修資善堂書籍其實教授內侍諫官吳育奏罷之及張方平留唐詢而詢譖育世以爲昌朝指也然言者謂昌朝釋宦官矯制後驗問無事實云子章館閣校勘蚤世清朝請大夫弟昌衡公昌衡字子平舉進士爲梓州路轉運判官賈人請富順井鹽吏視賄多寡爲先後昌衡一隨月日給之瀘州邊夷蠻故時守以武吏昌衡請由東銓調選蠻驅馬來市官第其良駑爲二等上者送秦州下者輒輕估直而抑買昌衡請嚴禁之徙提點淮南刑獄廣東轉運使徙兩

浙路熙寧更法度核吏治昌衡數以利害聞神宗獎其論奏忠益召爲戶部副使提舉市易司課羨增秩右諫議大夫加集賢殿修撰知河南府歷陳鄆應天府鄧州以正議大夫致仕卒從子炎直學士熈寧與人摠留炎字長卿以昌朝蔭更歷倉庫積遷至工部侍郎政和中以顯謨閣侍制知應天府徙鄆州永興初陝西行鐵錢久幣益輕蔡京設法盡斂之更鑄夾錫錢幣稍重京去相轉運使李譔陳敦復見所斂已多遽請罷鑄鐵錢旣復行其輕加初自關以西皆罷市民不聊生炎獨一切弛禁聽從其便其後宣徽使童貫又以兩者重輕相

形遂盡廢夾錫不得用民益以爲苦炎徒知延安因表
言錢法屢變人心愈惑今人以爲利者臣見其害以爲
是者臣見其非中產之家不過畜夾錫錢一二十萬旣棄
不用則惟有守錢而死耳邊疇生理蕭條官又一再變
法郵延去敵迫近民殊不安民不安則邊不可守願得
內郡以養母乃命爲潁州未行復留又與貫制疆事不
合貫沮之改河陽又改鄧州加直學士知永興入對留
爲工部侍郎貫簽書樞密院河西北兩房侍從邀炎俱
往賀炎曰故事無簽書兩房者彼非執政何賀爲會以
疾卒年五十八贈銀青光祿大夫昌朝伯祖父琰其

琰字季華晉中書舍人給事中偉之子也以蔭授臨淄
雍邱主簿歷通判澧州太宗尹京奏以爲開封府推官
加左贊善大夫及卽位超拜左正議大夫樞密直學士
未幾擢三司副使太平興國二年卒琰風神峻整有吏
幹佐太宗居幕府凡五年勤於所職昆弟五人琰最幼
及琰歷官而諸兄相繼死琰拊循孤幼聚族凡百口分
給衣食庭無間言士大夫以此稱之琰子湜汾湜至軍
器庫使交趾黎桓之篡丁璿也朝廷以孫全興將兵討
焉湜與王僎同掌軍事黎桓僞降全興信之軍遂北湜
僎並坐失律誅汾至殿中丞湜子昌符賜同學究出身

汾子昌齡第進士爲屯田員外郎昌齡同舉宗出良
梁適字仲賢東平人翰林學士顥之子也少孤嘗輯父
遺文及所自著以進真宗曰梁顥有子矣授祕書省正
字爲開封工曹知崑山縣徙梧州奏罷南漢時民間折
稅更舉進士知淮陽軍又奏減京東預買紬百三十萬
論景祐赦書不當錄宋梁後仁宗記其名尋召爲審刑
詳議官梓州妖人白彥歡依鬼神以詛殺人獄具以無
傷讞適駁曰殺人以刃或可拒而詛可拒乎是甚於刃
也卒論死有鳥似鶴集端門稍下及庭中大臣或倡以
爲瑞適曰此野鳥入宮庭耳何瑞之云嘗與同院燕肅

奏何次公案帝顧曰次公似是漢時人字肅不能對適
進曰蓋寬饒黃霸皆字次公帝悅因詢適家世益器之
他日宰相擬適提點刑獄帝曰姑留之俟諫官有闕可
用也遂拜右正言林瑀由中旨侍講天章閣適疏其過
又言夏守贇爲將無功不宜復典宥密會婦黨任中師
執政以嫌改直史館修起居注奉使陝西與范仲淹條
邊機十餘事進知制誥權發遣開封府歲餘出知兗州
萊蕪冶鐵爲民病當役者率破產以償適募人爲之自
是民不憂冶戶而鐵歲溢再遷樞密直學士知延州告
歸治葬過京師得入見自言前爲朋黨擠逐留爲翰林

學士御史交劾之以侍讀學士知澶州徙秦州入知審
刑院擢樞密副使張堯佐一日除四使言者爭之力帝
頗怒適曰臺諫論事職耳堯佐恩實過恐非所以全之
遂奪二使儂智高入寇移嫚書求邕桂節度帝將受其
降適曰若爾嶺外非朝廷有矣乃遣狄青討之賊平帝
曰向非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遷參知政事契丹欲
易國書稱南北朝適曰宋之爲宋受之於天不可改也
契丹亦其國名自古豈有無名之國哉遂止進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大璫王守忠求爲節度使
適持不可張貴妃治喪皇儀殿又以爲不可將以適爲

園林使適言國朝以來無此制由是寢與陳執中不合
適曉暢法令臨事有膽力而多挾智數不爲清議所許
御史馬遵吳中復極論其貪黷怙權罷知鄭州京師茶
賈負公錢四十萬緡鹽鐵判官李虞卿案之急賈懼與
吏爲市內交於適子弟適出虞卿提點陝西刑獄及罷
帝卽還虞卿三司復加觀文殿大學士知秦州古渭初
建砦間爲屬羌所鈔益兵拒守羌復驚疑適具牛酒召
諭其種人且罷所益兵羌不爲患徙永興軍夏人盜耕
屈野河西田累年朝廷欲正封以適爲定國軍節度使
知并州至則悉復侵地六百里還知河陽領忠武昭德

二鎮檢校太師復爲觀文殿大學士以太子太保致仕
進太傅熙寧三年卒年七十贈司空兼侍中諡曰莊肅
孫子美紹聖中提舉湖南常平時新復役法子美先諸
路成役書就遷提點刑獄建中靖國初除尚書郎中中
書舍人鄒浩封還之改京西轉運副使諫議大夫陳次
升又言子美緣章惇姻家連使湖外承迎其旨意一時
逐臣在封部者多被其虐不宜使在近畿及徙成都路
累遷直龍圖閣河北都轉運使傾漕計以奉上至捐緡
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進崇寧間諸路漕臣進羨餘自子
美始北珠出女真子美市於契丹契丹嗜其利虐女真

捕海東青以求珠兩國之禍蓋基於此子美用是致位
光顯宣和四年以疾罷爲開府儀同三司提舉嵩山崇
福宮卒贈少保子美爲郡縱侈殘虐然有幹才所至辦
治云

論曰此五人者皆以文吏爲宰相執中建儲一言適契
上意不然何超遷之驟也然與劉沆皆寡學少文希世
用事馮拯議論多迎合主意昌朝明經術而尙阿私梁
適曉法令而挾智術斯君子所不與也若執中不受私
謁沆臨事強果拯從容一言免謂於誅死此又足稱者
焉

臨汝調事雖果無容一言於臨汝若以臨汝
 蘇卿去命而封晉謝湛昏于世不與也苦時中不受
 用事謝湛猶論及合主意昌腹用盤洲而尚四味采
 士意不熱何跋毀之親也然與隆茂昔真學少文亦世
 篇曰此正人答者以文吏為宰時時中數論一言敵
 命云

詠宮卒餽少料于美為時雖少類然亦得本世至繼
 光臨宣味四中以表謂為開其類同三百封舉嵩山崇
 宋史卷二百八十五圖之師蓋基於此于美田景廷立

宋史卷二百八十五考證

馮拯傳拯以書生謁趙普普奇其狀曰子富貴壽考宜

不下我○臣蒲封按續資治通鑑補拯父為趙普勾

當家事一日普下簾獨坐拯方十餘歲彈雀簾下普

熟視之召坐與語其父遽至惶恐謝過普曰吾視汝

子異日當至吾位據此與本傳不同

願易宗道宗道

重之舉進士

港導海水

魯公浦改欽州

宋史卷二百八十五考證

于異日當至吾世其與本朝不同
燕頤之吾坐與語其父歎至對悲慟歐普曰吾願也
當寒暄一日普不兼圖坐其古十餘歲戰省兼不普
不下其○日蕭桂 姓蘇資尚歐歐漸其父為歐普也
其姓歐姓以書士歸歐普普資其飛曰于富貴壽考宜
宋史卷二百八十五考證

宋史卷二百八十六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四十五

察薛奎王旦曙

蔡三齊

魯宗道字貫之亳州譙人少孤鞠于外家諸舅皆武人

頗易宗道宗道益自奮勵讀書袖所著文謁戚綸綸器

重之舉進士為濠州定遠尉再調海鹽令縣東南舊有

港導海水至邑下歲久湮塞宗道發鄉丁疏治之人號

魯公浦改歙州軍事判官再遷祕書丞陳堯叟辟通判

河陽天禧元年始詔兩省置諫官六員考所言爲殿最首擢宗道與劉燂爲右正言諫章由閣門始得進而不得賜對宗道請面論事而上奏通進司遂爲故事嘗言守宰去民近而無以區別能否今除一守令雖資材低下而考任應格則左司無擯斥故天下親民者黷貨害政十常二三欲裕民而美化不可得矣漢宣帝除刺史守相必親見而考察之今守佐雖未暇親見宜令大臣延之中書詢考以言察其應對設之以事觀其施爲才不肖皆得進退之吏部之擇縣令放此庶得良守宰宣助聖化矣真宗納之宗道風聞多所論列帝意頗厭其數

後因對自訟曰陛下用臣豈欲徒事納諫之虛名邪臣竊耻尸祿請得罷去帝撫諭良久他日書殿壁曰魯直蓋思念之也尋除戶部員外郎兼右諭德踰年遷左諭德直龍圖閣仁宗卽位遷戶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判吏部流內銓宗道在選調久患銓格煩密及知吏所以爲奸狀多釐正之悉揭科條庶下人便之雷允恭擅易山陵詔與呂夷簡等按視還拜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章獻太后臨朝問宗道曰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時有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問輔臣衆不敢對宗道不可曰若立劉氏七廟如

嗣君何帝太后將同幸慈孝寺欲以大安輦先帝行宗道曰夫死從子婦人之道也太后遽命輦後乘輿時執政多任子於館閣讀書宗道曰館閣育天下英才豈統袴子弟得以恩澤處邪樞密使曹利用恃權驕橫宗道屢於帝前折之自貴戚用事者皆憚之曰爲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如魚頭也再遷尙書禮部侍郎祥源觀使在政府七年務抑僥倖不以名器私人疾劇帝臨問賜白金三千兩旣卒皇太后臨奠之贈兵部尙書宗道爲人剛正疾惡少容遇事敢言不爲小謹爲諭德時居近酒肆嘗微行就飲肆中偶真宗亟召使者及門久之

宗道方自酒肆來使者先入約曰卽上怪公來遲何以爲對宗道曰第以實言之使者曰然則公當得罪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真宗果問使者具以宗道所言對帝詰之宗道謝曰有故人自鄉里來臣家貧無杯盤故就酒家飲帝以爲忠實可大用嘗以語太后太后臨朝遂大用之初太常議諡曰剛簡復改爲肅簡議者以爲肅不若剛爲得其實云

薛奎字宿藝絳州正平人父化光善數術嘗以平晉策干太宗行在召見不用罷歸適奎始生撫其首曰是子必至公輔奎舉進士爲州第一乃推與里人王嚴而處

嚴下進士及第爲隰州軍事推官州民常聚博僧舍一日盜殺寺奴取財去博者適至血偶沈衣邏卒捕送州考訊誣伏奎獨疑之白州緩其獄後果得殺人者徒儀州推官嘗部丁夫運糧至鹽州會久雨粟麥漬腐奎白轉運盧之翰請縱民還州而償所失之翰怒欲劾奏之奎徐曰用兵久人疲轉餉今幸兵食有餘安用此陳腐以困民哉之翰意解凡民所失悉奏除之改大理寺丞知莆田縣請蠲南閩時稅鹹魚蒲草錢遷殿中丞知長水縣徙知永州州有錢監歲調兵三百人采鐵而歲入不償費奎奏聽民自采而所輸輒倍之遷太常博士向

敏中薦爲殿中侍御史出爲陝西轉運使趙德明言延州蕃落侵其地黑林平下詔按驗奎閱郡籍德明嘗假道黑林平移文錄示之德明遂伏未幾坐失舉免數月起通判陝州改尚書戶部員外郎淮南轉運副使遷江淮制置發運使疏漕河廢三堰以便餉運進吏部員外郎父喪奪哀擢三司戶部副使與使李仕衡爭論事改戶部郎中直昭文館知延州趙元昊每遣使至京師請奉子吏因市禁物隱關算爲姦利奎廉得狀請留蜀道縑帛於關中轉致給之遷吏部擢龍圖閣待制權知開封府爲政嚴敏擊斷無所貸帝益加重使契丹還遷右

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上疏論擇人求治崇節儉屏聲色凡十數事章獻太后稱制契丹使蕭從順請見太后且言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而契丹使來乃不得見奎時館伴折之曰皇太后垂簾聽政雖本朝羣臣亦未嘗見也從順乃已或讒云奎漏禁中語改授集賢院學士知并州改秦州州宿重兵經費常不足奎務爲儉約教民水耕謹商算歲中積粟三百萬征算餘三千萬覈民隱田數千頃得芻粟十餘萬加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秦民與夷落數千人列奎治狀請留璽書褒諭不許成都民婦訟其子不孝詰之乃曰貧無以爲養奎出俸錢

與之戒曰若復失養吾不貸汝矣其母子遂如初嘗夜燕有戍卒殺人皆奔走奎密遣捕殺之坐客莫有知者臨事持重明決多此類也召爲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遂參知政事帝諭曰先帝嘗以爲卿可任今用卿先帝意也俄遷給事中帝嘗謂輔臣曰臣事君鮮有克終者奎曰保終之道匪獨臣不然也歷數唐開元天寶時事以對帝然之遷尙書禮部侍郎太后謁太廟欲被服天子衮冕奎曰必御此若何爲拜力陳其不可終不見聽及太后崩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奎曰其在衮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

於地下帝悟卒以后服歛因上言請逐內侍羅崇勳等
時二府大臣多罷去奎得喘疾數辭位罷爲戶部侍郎
資政殿學士判尚書都省帝手書禁方賜之小間入見
疾尋作卒贈兵部尚書諡簡肅奎性剛不苟合遇事敢
言真宗時數宴大臣至有霑醉者奎諫曰陛下卽位之
初勵精萬幾而簡宴幸今天下誠無事而宴樂無度大
臣數被酒無威儀非所以重朝廷也真宗善其言及叅
政事謀議無所避能知人范仲淹龐籍明鎬自爲吏部
選人皆以公輔許之無子以從子爲嗣
王曙字晦叔隋東臯子績之後世居河汾後爲河南人

中進士第再調定國軍節度推官咸平中舉賢良方正
科策入等遷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定海縣還爲羣牧判
官考集古今馬政爲羣牧故事六卷上之遷太常丞判
三司憑由理欠司坐舉進士失實降監廬州茶稅再遷
尚書工部員外郎龍圖閣待制以右諫議大夫爲河北
轉運使坐部吏受賂降知壽州徙淮南轉運使勾當三
班院權知開封府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繩盜以峻法
多致之死有卒夜告其軍將亂立辨其僞斬之蜀人比
之張詠號前張後王入爲給事中仁宗爲皇太子與李
迪同選兼賓客復坐貢舉失實黜官復爲給事中兼羣

牧使其妻寇準女也準罷相且貶曙亦降知汝州準再
貶曙亦貶郢州團練副使起爲光祿卿知襄州又徙汝
州復給事中知潞州州有殺人者獄已具曙獨疑之旣
而提點刑獄杜衍至事果辨曙爲作辨獄記以戒官吏
徙河南府永興軍召爲御史中丞兼理檢使理檢置使
自此始玉清昭應宮災繫守衛者御史獄曙恐朝廷議
修復上言昔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爲桓僖親盡當毀者
也遼東高廟及高園便殿災董仲舒以爲高廟不當居
陵旁故災魏崇華殿災高堂隆以臺榭宮室爲戒宜罷
之勿治文帝不聽明年復災今所建宮非應經義災變

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仁宗與
太后感悟遂減守衛者罪已而詔以不復繕脩諭天下
又請三品以上立家廟復唐舊制以尙書工部侍郎參
知政事以疾請罷改戶部侍郎資政殿學士知陝州徙
河陽再知河南府遷吏部召爲樞密使拜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逾月首發疽卒贈太保中書令諡文康曙方嚴
簡重有大臣體居官深自抑損喜浮圖法齋居蔬食泊
如也初錢惟演留守西京歐陽修尹洙爲官屬修等頗
游宴曙後至嘗厲色戒修等曰諸君縱酒過度獨不知
寇萊公晚年之禍邪修起對曰以脩聞之萊公正坐老

而不知止爾曙默然終不怒及爲樞密使首薦脩等置之館閣有集四十卷周書音訓十二卷唐書備問三卷莊子旨歸三篇列子旨歸一篇載斗奉使錄二卷集兩漢詔議四十卷子益恭益柔益恭字達夫以蔭爲衛尉寺丞性恬淡慕唐王龜之爲人數解官就養曙參知政事治第西京益恭勸曙引年謝事曙不果去終父喪遂以尙書司門員外郎致仕間與浮圖隱者出游洛陽名園山水無不至也以子登朝累遷司農少卿卒諡貞參益柔字勝之爲人伉直尙氣喜論天下事用蔭至殿中丞元昊叛上備邊選將之策杜衍丁度宣撫河東益柔

寓書言河外兵饑無法非易帥臣轉運使不可因條其可任者衍度使還以學術政事薦知介邱縣慶曆更用執政異意者指爲朋黨仁宗下詔戒敕益柔上書論辨言尤切直尹洙與劉滬爭城水洛事自涇原貶慶州益柔訟之曰水洛一障耳不足以拒賊滬裨將洙爲將軍以天子命呼之不至戮之不爲過顧不敢專執之以聽命是洙不伸將軍之職而上尊朝廷未見其有罪也不聽范仲淹未識面以館閣薦之除集賢校理預蘇舜欽秦邸會醉作傲歌時諸人欲遂傾正黨宰相章得象晏殊不可否參政賈昌朝陰主之張方平宋祁王拱辰攻

排不遺力至列狀言益柔罪當誅韓琦爲帝言益柔在語何足深計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一不爲陛下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見矣帝感悟但黜監復州酒久之爲開封府推官鹽鐵判官凡中旨所需不應法式有司迎合以求進者悉論之不置出爲兩浙京東西轉運使上言今考課法區別長吏能否必明有顯狀顯狀必取其更置興作大利夫小政小善積而不已然後能成其大取其大而遺其細將競利圖功恐事之不舉者日多而虛名無實之風日起願參以唐四善兼取行實列爲三等不行熙寧元年入

判度支審院詔百官轉對益柔言人君之難莫大於辨邪正邪正之辨莫大於置相相之忠邪百官之賢否也若唐高宗之李義甫明皇之李林甫德宗之盧杞憲宗之皇甫鏞帝王之鑑也高宗德宗之昏蒙固無足論明皇憲宗之聰明乃蔽於二人如此以二人之庸猶足以致禍况誦六藝挾才智以文致其姦說者哉意蓋指王安石也判吏部流內銓舊制選人當改京官滿十人乃引見由是士多困滯且遇舉者有故輒不用益柔請才二人卽引見衆論翕然稱之直舍人院知制誥兼直學士院董璲遇明堂恩中書熟狀加光祿大夫而舊階已

特進益柔以聞帝謂中書曰非翰林幾何不爲羌夷所
笑宰相怒其不申堂用他事罷其兼直遷龍圖閣直學
士祕書監知蔡揚亳州江寧應天府卒年七十二益柔
少力學通羣書爲文日數千言尹洙見之曰瞻而不流
制而不窘語淳而厲氣壯而長未可量也時方以詩賦
取士益柔去不爲范仲淹薦試館職以其不善詞賦乞
試以策論特聽之司馬光嘗語人曰自吾爲資治通鑑
人多欲求觀讀未終一紙已欠伸思睡能閱之終篇者
惟王勝之耳其好學類此

蔡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也曾祖綰爲萊州膠水令因
家焉齊少孤依外家劉氏舉進士第一儀狀俊偉舉止
端重真宗見之顧宰相寇準曰得人矣詔金吾給七騶
傳呼以寵之狀元給騶自齊始也除將作監丞通判兗
州徙維州以祕書省著作郎直集賢院仁宗初爲司諫
修起居注改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錢惟
演守河陽請曲賜鎮兵錢章獻太后將許之齊曰上新
卽位惟演外戚請偏賞以示私恩不可許遂劾奏惟演
以起居舍人知制誥入爲翰林學士加侍讀學士太后
大出金帛修景德寺遣內侍羅崇勳主之命齊爲文記
之崇勳陰使人誘齊曰趣爲記當得參知政事矣齊久

之不上崇勳讒之罷爲龍圖閣學士知河南府叅知政事魯宗道固爭留之不能得以親老改密州徙應天府召爲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太后崩遺誥以楊太妃爲皇太后同裁制軍國事閣門趣百官賀齊使臺吏毋追班乃入白執政曰上春秋富習知天下情僞今始親政事豈宜使女后相踵稱制乎遂罷預政復爲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有飛語傳荆王元儼爲天下兵馬都元帥者捕得繫獄連逮甚衆帝怒使齊按問之齊曰此小人無知不足治且無以安荆王帝悟遽釋之拜樞密副使交趾虐其部人款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謂不可

丙齊曰蠻人去暴而歸有德卻之不祥請給荆湖閑田使自營若縱去當不復還舊部必聚而爲盜賊矣不從後數年蠻果爲亂蜀大姓王齊雄坐殺人除名齊雄太后姻家未更赦復官齊曰果如此法撓矣明日入奏事曰齊雄恃勢殺人不死又亟授以官是以恩廢法也帝曰降一等與官可乎齊曰以恩廢法如朝廷何帝勉從之乃抵齊雄罪錢惟演附子謂樞密題名輒削去寇準姓氏云逆準不書齊言於仁宗曰寇準忠義聞天下社稷之臣也豈可爲姦黨所誣哉仁宗遽令磨去郭皇后廢將立富人陳氏女爲后齊極論之拜禮部侍郎叅知

政事契丹祭天於幽州以兵屯境上輔臣欲調兵備邊與齊迭議帝前齊書三策料契丹必不叛盟王曾與齊善曾與夷簡不相能曾罷相齊亦以戶部侍郎歸班尋出知潁州卒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諡曰文忠潁人見其故吏朱家會喪猶號泣思之齊方重有風采性謙退不妄言有善未嘗自伐丁謂秉政欲齊附已齊終不往少與徐人劉顏善顏罪廢齊上其書數十萬言得復官顏卒又以女妻其子庠所薦龐籍楊偕劉隨段少連後率爲各臣始齊無子以從子延慶爲後旣歿有遺腹子曰延嗣蠻人夫暴而歸百新將之小新請命賊賊閑田

延慶字仲遠中進士第通判明州歷福建路轉運判官提點京東陝西刑獄神宗初以集賢校理歷開封府推官有衛士告黃衣老卒筒火入直延慶察卒色辭疑焉詢之果爲所誣卽反坐告者事聞帝重之加直史館知河中府明年同修起居注直舍人院判流內銓拜天章閣待制秦鳳等路都轉運使以應辦熙河軍須功進龍圖閣直學士王韶進師河州羌斷其歸路延慶曰兵事非吾所宜預然主帥在難不急援之恐敗國事遂檄兵赴救羌解去韶得全師還轉運判官蔡曠劾其擅興朝廷問知狀曠他道韶入朝廷慶攝熙帥元夕張燈羌

乘隙伏兵扎關下遣其種二十九人僞請來屬將舉火
內應延慶覘知悉斬以徇伏者宵潰蕃官詐稱未征欲
降邀大將景思立來迎延慶命毋輒出卽違節制雖有
功亦誅思立不從卒敗死徙知成都府兼兵馬都鈐轄
本道舊不制都鈐轄至是特命之茂州羈縻州蠻族九
自推一人爲將統其衆將常在州聽要東州居羣蠻中
無城塹惟樹鹿角爲固蠻屢夜入剽人畜徼貨來贖民
患苦詣郡守李琪請築城琪上于朝詔延慶度其利便
延慶下其事琪已去後守范百常以爲利築之蠻酋訴
請侵其土地乞罷築不許蠻數百奄至拒卻之明日又

大至盡焚鹿角及民廬舍引梯衝攻牙城百常扞禦殺
二蠻酋及退然遊騎猶遶四山南北路皆爲所據城中
不敢出百常募人閒道告急於成都延慶命與之和奏
乞遣近上內臣共經蠻事詔押班王中正往中正受旨
凡軍事皆令與都鈐轄議將行言茂去成都遠一與
議慮失事機請得專決於是事無巨細皆自處延慶不
復預監司附中正奏延慶區理失宜致生邊患徙知渭
州仍降爲天章閣待制夏人禹臧苑麻疑邊境有謀使
人入塞賣馬吏執以告延慶曰彼疑故來覘執之是成
其疑約馬直授之使去疆吏入敵境攘羊馬得而戮諸

境上且告之曰兩境不相侵則相保以安故戮以戒若有之亦當爾也夏人悅服嘗得安南行軍法讀之倣其制部分正兵弓箭手人馬團爲九將合百隊分左右前後四部隊有駐戰拓戰之別步騎器械每將皆同以蕃兵人馬爲別隊各隨所近分隸焉諸將之數不及正兵之半乃所以制之處老弱於城砦較其遠近而爲區別使蕃漢無得相雜以防其變具爲書上之時鄜延呂惠卿亦分畫兵延慶條其不便神宗善其議召知開封府拜翰林學士以言者罷知滁州歷瀛洪州復龍圖閣待制帥高陽閱歲復直學士移定武元祐中入爲工部吏

部侍郎卒年六十二賜錢三十萬官庀其葬延慶有學問平居簡嘿遇事能別白是非所至有惠政旣爲伯父齊後齊晚得子乃歸其宗籍家所有付之無一毫自子萊人義焉

論曰章獻太后稱制時羣臣多希合用事魯宗道薛奎蔡齊參預其間正色孤立無所回撓宗道能沮劉氏七廟之議奎正母后袞冕爲非禮齊從容一言絕太后相踵稱制之患真所謂以道事君者歟曙辨奸斷獄爲時良吏在位又多薦拔名臣若請羣臣立家廟以復古禮皆知爲政之本焉

皆以爲類之本

貞吏在位又各爲其谷曰昔高皇帝立宗廟以財古

禮樂之志思與和備以成事曰昔漢郡獲我禮樂

禮之禮重五其曰宗最爲我斷齊於容一言辭大

宗齊參斷其間五也應之於禮而無宗則宗禮且

備曰章綱太武拜師禮樂曰多命合用事魯宗也

兼人善

齊於齊禮對千以禮其宗禮家而自付之無一亭自

四平武而禮對事於曰長非用至不慈也禮爲由父

宋史卷三百八十六

禮樂二十萬百引其葬取豐

